

國立北平圖書館

宗 教

文 藝

贈

東亞之光

第 壹 年
第 貳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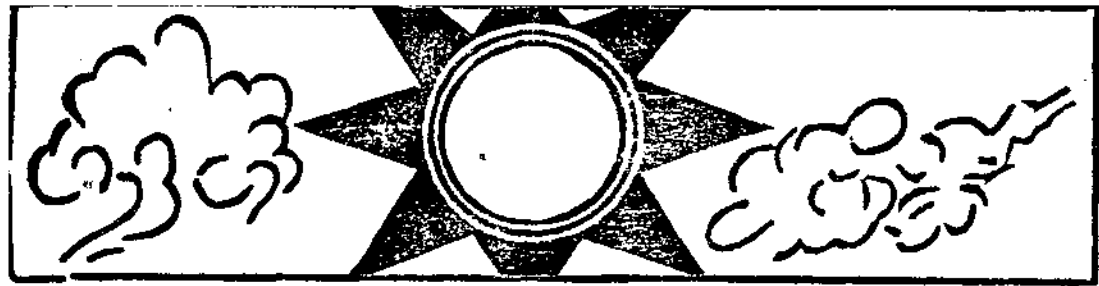
北 平 東 亞 之 光 社

月刊
雜誌

東亞之光

文藝

宗教



月刊 **東亞之光**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 長篇小說 **愛人** (三) 細田民樹著 (一)

月落、離人、話別

□ 戲曲 **手** 表 劍 萍作 (四)

□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一) 廣津和郎作
井子文 共譯 (六)

▽ 新詩 王承之 (八)

▽ 漢詩 (八)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二) 馬田行啓著 (八)

第二章 日蓮聖人之生涯

一、自誕生至建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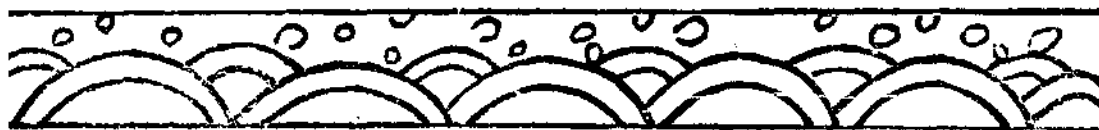
二、從建宗至龍口法難

□ **兒童文藝**

▽ **火中之家** 霞靜子作 (二)

▽ **郵筒** (二)

▽ **編輯室談話** (二)



長篇
小說 愛人

(三)

細田民樹著
劭 儂譯

志摩子站在那亂開黃色花朵的孔雀艸的花圃邊，淒然地只凝視著那當中的小黑花；她忽然地悲痛了。這箇花圃是母親每年夏季裡，她那忠實誠懇著的栽培啊！不知母親爲什麼要愛惜這樣被人鄙失的孔雀艸呢？去年的今天還是生著站在這裡的我那賢良的母親啊……母親啊……

「……母親！我現在受著了這樣的苦痛，請妳來救我呀！妳臨死的時候，爲什麼要將妹子的事情交囑托了我呢？不見不

聞地……唉！我有那樣底幸福嗎！」

她想起已死了的母親，孤兒自怨自訴地，想著母親有像生時那樣底答覆。真的，她的母親也好像那孔雀艸一般底悲慘。

「母親的妹子和父親生下時枝。」她母親受著半生苦痛，到臨死尙未對她說明，在她故不知道母親有過這樣底苦痛。生前誤解了母親的志摩子，於是對了孔雀艸花前泣訴，現在才明白地了解了。

「母親！我現在的寂寞，苦痛！……」

母親……母親……」

此刻志摩子的心絃兒寸斷般地嗚咽。緊抱著那束孔雀艸花在胸口上而沈醉地低迷了。

長夏的夕陽已西沈了。而她痴等著日高和時枝還未見轉來。日間在海邊託請過了日高的小弟妹也沒見著。於是才叫使女到日高的別莊去催請，可是一同跑來的還是牠的小兄弟。

「對不住，姊姊！請喫飯的話，我忘記對哥哥說了囉！」穿著浴衣的小弟弟恐懼底說，現出牠那嬌艷的顏色，且帶有一種異樣愧澁的表情。

「唔，是吶！……」志摩子裝出輕微的

笑容。自己雖然備辦好了晚餐；但未得告知日高，當然怪不得別人的。在那種混亂的海水浴場的地方，對這年幼的孩子托付要事，這原是怪自己不明。在那只管游玩和洗澡的小弟妹們將這種的事情忘記了也是不算無理的呢。志摩子由此推想，那向疑惑他們懷有敵意的偏見，這都是自己的邪猜了，於是她反覺得自己有不可言說的羞耻。然而這樣豐備的晚餐，牠不得而知是多麼可惜呢。雖然她也略略地得著一點兒安慰。

隨後穿著明石紗乘涼服的夫人，携著

她那最小的少姐也過來了，於是才開了無主賓的晚餐。然而，在請客的和被請的始終都沒有甚趣的談話，不過只把小孩子們作中心照常地熱鬧熱鬧罷了。席間夫人讚美了志摩子的烹飪法幾時都是精美的。

「能做出這樣底飲食來，就會明白她的個性，不但是口味的美好呀。在我做着姑娘的時候，所做了喫的東西，我們先生也能明白；但那時候大抵評判我的是不好的喲。」夫人這樣底說笑。「這裡喫著大小姐的東西非常的美味，幾時也想叫我們的先生來喫回呢。」

夫人一邊喝著鱈湯說，從那付細緻的

金絲眼鏡下面頻頻地斜眼著志摩子。在夫人的想像著志摩子將來嫁了我的長子時，過著那快樂的家庭生活；夫人是從來有這樣底希望。而且，近來看著二人的接近，這事情不久的實現，內心是非常底喜悅了。夫人想起志摩子近來一意留心學問，故此稍有點煩悶；然而時候尚早，在聰明底年青的小姐們不過是以此來聊慰無聊的了。如果一經生了小孩，過慣了家庭的生活，至於那愛惜學問的事情是不成爲問題的吧？所以現在正要這樣纔好呢。並且在自己作了大報館主人的夫人，凡對於這新時代的婦人的學問是不可輕蔑的。即如志

摩子能够知道了解新社會的一切，那是再沒有不好的了。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才識，又能够得著這麼一位兒媳婦，對於世間上那總能誇示我的見識過人哩。夫人這樣的默想。

晚餐完了後，於是圍在那銀色的咖啡沸前開始摸紙牌 *trump* 了。但是幼小的小姐是以愛嬌爲中心的，像玩著這麼難的東西全沒興趣，尤其是那捉鬼和 *Domino*。

『姐姐，*Doubt*—』

小小姐這麼說著的時候，用她那隻可愛的的小手指兒，突然地指著志摩子却畢竟被她猜中了，於是到引這得他們都大笑起

來。但在志摩子忽地聽見說出『疑心』的一句話，又好似勾起她那一時曾向那兩個人的背後用銳利的手指指著那裡欲叫了的樣子；一種妙的惱怒底神氣，還存留在心裡了。表面上志摩子雖和小孩們一樣底玩鬧說笑著，但她的心子裡仍是不絕地留著她那二人的幻影。天黑的時候，自己同著女中一塊兒在廚房裡豫備晚餐的晨光，那時候不是看見妹子回來過了嗎？也不來見自己她就一直上樓去了哩。而且她又匆忙地換上衣服出門去了呀。這樣底看來，今晚上妹子必和日高約會好了還到那裡去的吧？在妹子今晚上同日高這樣底遲歸，或者

因著牠明天要回京，他們到那裡去話別了吧？要別了這也不是沒法子的事情嗎？看著看著底時間容易過去；但幾時還沒見他倆回家來，志摩子又因著夜深的不安了。

白天爲游泳而疲累了的小小姐，在那無歡笑地坐著，弟弟也是一樣的無聊感不到一點兒興趣。夫人又因著小孩們明天還有約會的游泳，故而早帶著牠倆告辭回家了。

志摩子於是分付了媽子們收拾屋子，自己走進那間日本式的書房去，在書桌前端坐著，屏息地讀那未讀完的書本。然而在那本書裡的意味，當然也不能夠有深入

腦子裡的餘地。她雖極端地來縮小了她那無價值的思惟，平日自己却有超越這以上的餘力；但在此刻却全然無効了。在這時候她想著決不能夠衝出這種範圍，她於是將那已展開了的書本仍然捧之傍邊，她起身從走廊下去穿著那雙粗魯的木屐，開始向那屋之庭園周圍散步了。隣居日高的別莊，那平日閑靜的洋房裡面，尙開著明亮的電燈光，却還未見他倆回來。

她在屋之周圍走過數回，最後走近那門前有棵大松樹傍近潺湲的當兒，突然地聽到門外有女子的聲音，又却是像日高的說話，他倆這時候才回來呢！志摩子這時

急欲趕上前去，打算要將日間已豫備好了晚餐而未能請到的話說明；但忽然又好像似她倆在那說著離別的知己話。

「……再會！今晚上的事情請妳永遠地不要忘記啊！……」

「哈，你也要這樣呢！……」時枝這樣底答著。志摩子想不到這裡，於是她只好禁立在那能遮避的松樹影下。這時候他倆已走到門前，同時停了腳步的聲音。

「我雖然遲回去一天，對於我父親那旅行的事情也沒防礙的。明天晚上怎麼樣？」

「也好，但是這裡……」

「那末，我們坐火車到別處去好麼？」

「哈，若是那麼……」

「也好，也好。那末我們到了東京的時候，那是一定的哩？」

「哈，不不……」

「唔，到那時有那時的辦法。那末，請歇著吧，靜靜地！」

「請歇著。」

志摩子從樹蔭裡聽到這樣的密談，驚氣得咬閉了牙齒，險些兒卒倒了。她看著妹子的白身影兒從那薄薄的燈光底下的小門洞裡潛入後，這樣自制著的志摩子於是纔向門外走出了。她也不去追問日高，只

好似得著惡夢般地，她要逃出這箇恐怖的
世界！迷亂底心情一時不知道要向何處才
好呢？她迷糊地已走到那沙渚邊的烏帽子
岩下了。靜夜沈沈地只有沖瀾著那渚上的
波音？這暗無人影的場合，忽然看見那海
空的盡頭微現出浮白的月魄，漸漸地灰明
了。志摩子走到這裡的時候，她那一寸芳
心中難耐的情熱已如決堰一般地從胸底來
湧潮。她於是伏向岩角，去放聲地哭泣了
！全身震動的嗚咽。然而那一半底悲聲却
爲那渚上的波音所消失。

志摩子不知來了多少時間，也不明白
。她是爲著哭泣而來的，她想要哭泣的時

間是不能够計其長久的。但現在她頭腦中
漸漸地復回想到她原來的哭泣。

「唉！我爲什麼要這樣底來自苦呢？
這有來自苦的價值嗎？」她悄然地抬起頭
來，和眼淚汪汪的眼皮，被靜夜的涼風拂
著。「我不好，牠所愛的是妹子；那是
當然的。時枝比我美麗，而且她比我有被
人愛的魅力，因此我也愛她呢。妹子卽有
幸福，當也是有我的幸福吧？但想到我這
樣被妹子來虐待的生活，任何時我都有指
導的資格哩。在妹子對於牠的感情，要比
我的感情還要純潔嗎？那方面不是一樣的
嗎？不是一樣的嗎？」

只沈靜地這樣反省著的她，於是腦子也澄明了。她那碧瑩瑩底眼波只凝視著那海面上被琢磨過像鐮刀般地靜更的新月，從那暗綠底水平線上漸漸地昇上來了。這時已被那海渚的洄潮底波音交雜著，却未能聽明白是誰在自己的背後來叫喚。

「……姐……姐……姐……」

靜聽那叫聲却是非常地帶著不安和無限的悲怨。

「……姐姐！……」這像裂絹般的呼聲向近邊走來了！恍惚似帶著一種小孩子找尋母親時的哀調。那走近攏來的却是時枝了。在時枝想著她是跳海了！才有她那悲痛

的叫聲。志摩子這時感著妹子那殞悲痛，而被激動了骨肉的情愛，不由得也叫出懷慕般的回答：

「……時枝妹妹！……」

「志摩子姐姐……姐姐！……」

時枝這時候已認清了姐姐的形影，愉快地連呼著，於是急向這砂濱拼命地奔來了。月光從水平線上漸漸地升起，在這四周的薄暗中，獨現出一條白影的時枝，呼吸喘急底攏來，還是穿著和日高出門時的洋服。

「啊呀！好呵……好容易叫我放心了哩！」時枝雖很快活底說，但還溜著她那

滿眶的淚痕，於是緊握著姐姐的手說：

「我到處都找遍了喲……先刻回來……上姐姐的房裡去也不在呢，媽子恐怕也不知道吧？屋的周圍都找著叫著了呀。」

她那全像姐姐似的豐頰兒，天真爛漫地總是浮著兩箇笑渦。

「我因為有點兒頭重，要受潮風吹著來了。方纔才昇上來的那灣秀麗彬媚的新月呢！」

志摩子這麼的答說；然而要打算表現點笑容，却總是不能夠的。

「對不住姐姐！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今晚預備好了晚餐呢。」時枝帶著很抱歉

的眼光，注視著姐姐。「姐々不是還穿著木屐么？一脚的泥呢，姐姐是跑來的吧？爲什麼要這麼的哩？請姐姐說吧，不要瞞著我呀，我也直對姐姐說了呢。」

「我……不知道要怎麼的說咧。」志摩子把神氣稍微地醒過來。「妳要說什麼？」

「喲，牠的事情……是牠的事吧？我都明白了啊。」

時枝依傍著姐姐蹲在砂面上。長夜的渚邊好似兩隻白鳥互相依偎地現著那溫存的姿態。「雖然，牠畢竟還是愛著姐姐的喲，從來我就很知道的，現在也未改變哩；但是姐姐太過於忠實了呀！一切的話都

不願意肯說出，我們才想著這麼底玩玩的呢，但不像是那樣下劣的根性啊。我可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不，牠是愛妳的了，並且妳也是愛牠的呀。」志摩子復想起那根山羊樹的手杖來了。但是現在總算得了點快慰。「妳呀，如果真爲牠上了，我想那也算是我的幸福；這不是我說謊話哩。」

「不，這是錯誤了呀！」時枝明察著這麼斷然地說。「牠對於姐姐是真心的，對我是虛設的；有這麼的區別呢。因爲我是妳的妹子，而且，知道妳姐姐是那麼地撫養著我，在牠還有點兒輕蔑著我，纔故意

裝出那樣嬉皮弄眼的假猩猩呢。可是我也向牠已安下那種危險的約束了啊。到那時候要給牠一箇極大的打擊，請姐姐看吧！」

「嘿，妳是因著這樣底境過，當然多少的要避一避嫌疑才這麼地來說的吧？時枝妹妹！譬如那愛玩的人，而不到那起了火事的時候那是不肯放手的。妳也想要學做這樣的一個勝利者吧？這我也不過是假想的敵人，不知不覺地將來妳就會和牠要進行到那種的程度了呢。所以現在妳正想玩弄著那危險的火種而在妳的心苗中已經起了『火事』了喲！如想著要去征服牠的

時候，那恐怕妳已經被火來燒盡了吧！這
我是很明白的哩。如果那樣，我想也好，
妳和日高現在是幸福的，彼此多熱心地誠
懇地的去玩樂吧，並請望妳們繼續著快樂
呀，我是這麼祝福著妳倆！」

志摩子含著茹苦的口調，洞悉這樣底
事實和侃侃地說了。在時枝也沒何種的回
答，只急促地的：

「姐姐！什麼我都不知道；可是在我
對於姐姐是並沒有點兒惡意的啊。」

「不錯呢，那我也很明白的呀。然
而我也這樣囉。」

「……但是，牠那樣的輕視我，是很

可惡的呢！」時枝微微地帶著這麼辯開的
口調。

「所以望妳不要總記念著這樣底事情
呀，若說是牠可惡，那末，妳不是也很愛
牠的么？所以說那可惡的也就是表現著那
所愛的一部分吧？」

「是那樣的罷……」

時枝雖聽到她姐姐的說話也沒別的反

駁，不過只使她心內是非常底羞愧罷了。

在這賢明的姐姐跟前，是不能夠有虛偽的
存在哩。然而對於被愛敬的姐姐來作了秘
密，存著愛日高的心思，這是怎樣也對不
住姐姐了。只無言沈默著的時枝，故也沒

有何種的辯解。

姊妹二人於是暫時底成了墓場的沈默。

漂浮在那遠處的水平線上盪漾著底一灣新月，襯著波光上面籠罩了一層如夕靄的清煙；跟著這面沖渚的洄潮，激起四圍的波音來復價地響著。像這樣雜奏著的音樂在薄暗的星空來引起了浦鳴的反響。這裡靜寂的底下，蹲踞著的姊妹，只默對著身畔的月影兒和四周那種悽切地送來的蟲聲！

『……姐……姐姐！……』

一時悲懷起來的時枝，於是伏倒在姐

姐的懷裡扶心撼腸地的哭泣了。『……請

……請恕……我……還是……牠！……』

她那深深地披散著像波紋般地斷髮，亂叢在志摩子的膝上。白哲如輕棉條兒的指頭上的寶石，光璨璨地被月亮映著。

『知道了啊，知道了啊！……』

志摩子雖這樣底答應，但是自己也蓄不住那種熱情的苦淚一時難以抑制了。這時時枝後漸漸高聲的嗚咽。

『……請……請恕……請恕了我！……』

『……』

待志摩子摟抱起時枝那香膩的頭額於膝上的時候，已點滴了無數的熱淚。

離 人

夜深地，姊妹從海濱回來家裡，照常

底同著蚊帳並枕睡了。然而，自在渚邊興奮以來，彼此都沈悶地埋沒在那息滅了電燈光的暗室裡。只有她倆那奇妙的靈魂各自向那黑闇世界來默視。志摩子待等到興奮底稍靜了後，却又正是她極力地開始來進尋著日高和妹子平日的幻影了。她只想著要以自己的溫存的真情來感化這個反逆的妹子。

『睡好了么？』志摩子無精打彩地這麼幽沈底喚著，但沒聽見她妹子有何種的答

應。

『已經睡熟了嗎？時枝妹！』

『還沒……』時枝微微地嘆息著應了。

『喂，我先聽見日高和妳在那兒作最後分手的談話，那也是我偶然地無意中的見聞咧。』志摩子似欲想借此來打動妹子的的心思，但這是可哀想的，於是她又換著口氣說：『雖然那麼了，妳却不要來疑心我，那我才好說呢。我聽見日高那樣底話，使我發生了大大的疑問囉？畢竟妳想著牠是真正來愛妳的一個人么？我的疑問也

就在這點上了，這不是第一箇問題嗎？」

「噢，怎的呢，但我從來也就沒有想著了牠的所以，無論如何我也不是牠的被降伏者的呢。」

時枝雖把蓋被覆著嘴，只微微地抽口氣說。但在那沈悶的屋子裡，却很清白底聽著。

「呃，不是說那降伏不降伏的話呀，像日高那麼的說著，那不是不良少年的黑語嗎？還說是什麼帝國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出身的人所說的話呀？牠若真是那種不良根性的人；那末，不是沒有值得妳我的身分的價值嗎？話雖是這樣說；牠的爲人

，彼此既無理解，那是沒相交之必要了。

否則回頭不但自己過於糊塗，那真要爲牠吃苦呀！」

「所以，姐姐，請妳看著吧！我決定要復讎的，那樣荒唐的東西，總得要懲罰懲罰的哩！」

「那樣底事情，妳能做嗎？」
志摩子這麼疑問著妹子，更添一層的呆氣了。

「得，得，已經得了咧。」時枝帶著一點兒厭煩的神氣說。「若在先刻說了，什麼都明白，現在我要睡覺了哩……」

這時在志摩子想著要怎樣底盡條理的

來剖明；然而也不過徒買到妹子的反感。無端的使姊妹間作了那樣底鴻溝，是沒意思的呢。倘若妹子未能了解我的好意，還必得要疑惑着自己所存有了何種的私心呢。志摩子這樣底苦思慮著，而她的神經亦更爲激載了。一面獨伴著這個已熟睡了的妹子。

志摩子一面復想到自己的妹子要比日高還壞呢！在那松蔭裡聽到的談話，那却好像是妹子去誘惑日高吧。平日不肯自負的妹子，除日高以外是未曾和別人接近過的；那末是被自己的誘惑也未可知的呢。若論妹子現在的境遇確比自己快樂的人

兒，但隨時尙存著有什麼復讎和憎惡的打算，這不是要陷日高於窮地了嗎？若是這樣，妹子雖是妹子，那豈不辜負了那個善良的日高的愛慕了麼？……

「……時枝妹妹！……」

志摩子再想更進一步來試探妹子的心情，靜悄悄底喚着，但這時已沒答應了。她於沈闐底空氣中，只聽到自己所叫出的反響。於是她反省了，這全都是自己的嫉妒吧？大凡世界上的女子們她必不以嫉妒的語言爲厭惡的呢。曾看見在那本外國的小說中說：「女人在要求男子的當中只有嫉妒啊」她想出這麼句話了。然而，若在

自己想要求日高的時候，那不是就失了處女的矜持如同那泥土一樣地被人家來蹂躪了嗎？在她這樣底身分想還未曾被日高纏糾著吧？如果放棄了自己的感情照著妹子和日高兩者的公平來裁判；或者日高還是有一小許站在可憐愍的地位呢。

『如果我……如果我……不單是我，照誰都能來瞭解了牠，也必不是妹子這樣有辜負牠的心吧？在牠的缺點固然是有，然而在牠的美點也復不少啊。能有這樣底理解了，我想牠也必未能受著妹子的虐待呢。可是妹子也不是那樣的人，而且也必沒有那樣的事情呀……』

志摩子翻來覆去地在這苦熱的深更裡；她這苦思索著種種的血潮同時來沸騰了。最後想著還是明天去見了日高再探探牠的本心吧？此刻聽那在身畔熟睡著的妹子，已然是呼呼的鼾息了。她在渚邊曾有過那麼的宣言，故安心地睡穩了呢。志摩子此時不能不羨慕著那無邪氣地天真爛漫地的妹子來作了勝利者了。

天亮時才好容易入了夢鄉的志摩子，忽然又為那惡夢來無端地的驚醒了。窗外依然是晴天，海中的波濤也像似靜了好些。那映著紙榻從松枝篩過來的朝陽，大概

也很高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老媽已經開放了外窗戶。她於是抬起那睡眠倦而不整的頭來，望了望在靠傍邊席上的早像秋蟬蛻殼般地已不見了時枝的委影了。只剩下那彩亂的被單和睡衣，和海綿枕上的綢羽二重的蓋巾，在那雜亂地堆著。

「醒來了么？小姐。」急向疊上走來在襖門外的一個年青的使女，這麼莊重地叫了。

〔譯者註〕

疊 日本室內的草蓆地面，幾疊一室皆有定式。

襖 日本室內的紙壁門，面有花紋，各能自由推放。

「進來，可以的。」

志摩子把唇吻移向麻紗蒲團的外面答應了。使女於是輕輕地推開紙壁門，在那水色蚊帳的外面跪著。

〔譯者註〕 蒲團——日人呼被爲蒲團

，語源出佛典。

「隣家的日高先生來拜訪小姐來了。」

「什麼？」她翻身地坐了起來。

「牠說今天要回東京特地來看小姐辭行的呀。」

「是嗎！」她那濃動的眉毛，忽地緊蹙了。這時志摩子的面上却反有了難色。無論她是要見日高的，且有要見牠的決心；

不過突然想起昨天晚上牠和妹子的行爲，當又有難言的反感來負了她的本心了。於是她決然的對使女吩咐：「特意的來了；可是我此刻有點不舒適還想睡下呢，失禮得很，這麼說吧。」

「已經這麼的說了，雖然……」使女稍一躊躇。

「不錯的呀，照這麼底說好了呢！」

志摩子也沒去看使女的面孔，更強示威吩咐了。可是一忽兒使女又轉身進來。

「怎麼了？」

「照這麼回了，」牠說：「回頭再來吧，必得要見著大小姐當面來道謝昨晚上的

招待的」這麼叮嚀地說著回去了呀。」

「回頭再來？」

「是，是這麼留話的。」

於是志摩子也不願向使女再追問這樣底事情。

一會志摩子照著夜來的新計劃慢慢地從床上起來；當這場合如不見日高，使牠看透了自己的心眼，那是不痛快的事情咧。牠洗過臉到了化粧室裡，但也沒看見時枝的影子，只在那架冰冷的鏡台邊發見被妹子用過的一樣，還薄薄地散了一層黃白粉末的痕迹。

「已經出門去了麼，二小姐？」她含牙

剛向老媽發問。

「是咧，說是有約會要到八幡濱前去
看網鯛呢，清早就出去了呀。」老媽對於
時枝像有多少不滿意的答說。在老媽想無
論姊妹行或新來的姊妹們，對於志摩子總
是一位庇護的主人；何況看到她那幼少時
以來的煩累，當更如主子一般的呀。

「同著誰呢？」

「說是和什麼旅館裡住著的朋友一塊
兒吧。」

「唔。」志摩子也沒別的話說。但想在
今早晨，妹子或者也是要去和日高惜別才
出門的吧？不然就是面子上過不去，妹子

才上別處去拐箇灣；在日高是一點兒也不
知道，此刻却來看自己了呢。

Oatmeal 簡單的早餐吃還了的當兒，

已聽見日高那稍帶性急的聲音在玄關前說
話了。

「請進來呀。」她雖然快瀾地說著出去
接牠；但她只有勉强的笑容。志摩子是穿
了件鐵青色滿開著白桔梗花的明石綉紗什
麼的衣服。日高却頓時看出她那一種悲喜
交集的表情了。

「昨夜因爲一點兒都不知道，對不住
呀。妳的氣色不大好哩？剛才又打擾妳了
。」

牠那微笑而帶恐縮地說。

「不，這原是我自己不周到，反而失禮了。但是也沒有預備什麼的好菜咧。」

日高坐在會客室裡的沙發上，手裡拿著白手絹兒不住地拭著面孔。

「真的還是這麼簡帶武裝式的熱啦。」

我想還是在這裡穿著浴衣隨便歇著過快樂日子的好哩。」牠帶自問的口調說了。在牠那種魁偉的軀格上和那豐潤而且修剃過了胡須美豔如處女般的臉子上再配上一雙鷹揚湛澄的眼睛；使人看出那為聰明的表象了。

「那末，今天如不回東京是不行的麼？」

「志摩子沈靜地揮著團扇的問。」

「呃，家嚴和宣傳民衆黨的主義的河野氏要到北海道去；因為明天要起身才叫我去的呀。」日高於是談起最近勞働組合分裂的內幕，和那相對視如仇敵的二十大主張，再加以自己的批評和領會得來的要點。在志摩子一面雖沒直接的政治興味；然而對於現在的社會的常識，和人類一般的幸福以何為進展與滯礙，是很明白的。她和日高雖各處的地位不同，然希望世界上的光明有合理的趣向而至於達到人間的幸福的結點；在思想上彼此是共鳴的了。

「遲於進化的日本，也將要普選了。不知

有不有良好的結果呢；但是我所知道的也
有很多的新興人物出來了喇？所以將要演
那場打倒自固頑強的腐敗政治家的真把戲
了啊。」於是日高漸漸地提到自己未來的
躍耀了。這時候却很爲引起了志摩子芳心
中的喜悅。人們如果會著那個富於思想的
青年，一經談到牠未來的願望的時候，那
是沒有不愉快而共鳴的呢

『那末是很長期的旅行麼？』

『不，往復一星期前後吧……以後漸
漸地要涼起來了，這裡也不適於游泳了，
妳也要早日回東京呀。』

『但是我想要長住在這裡呢。如避暑

的客都回去了的時候，那更好靜靜地用功
了咧。然則……關於我歸京的事情也會想
過了麼？』

『呢，真的不願回東京去嗎？』日高稍
現出一點失望的臉色，暫爲沈默了。可是
忽然地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一面直視著
志摩子說：『這麼著，這真是無謂的說話
吧。但是，我有點兒招了妳的誤解咧？這
種誤解也是當然的啊！』

『是罷！』志摩子獨自吱唔著。心裡却
湧上一層熱潮，但當著日高面前只不願再
往下說了。

『呢，想那些沒有的事情，那是什麼

也沒有的呀。畢竟是爲著時枝君的問題吧？她從來對於我的意見完全是一團天真爛漫底孩子氣呢，妳不這麼地想麼？我雖然不十分知道她；但妳難道也不明白她的性質麼？在我所見著的她，却真是一個奇特的人兒咧。」日高用淡漠的腔調，現出一種很難說的形色。

「哈，她是一個奇特的人兒麼？可是却有點兒變化了喲！倘太過於變化了，那却要怎樣呢？」

「什麼？……不過，我每天自向無愧地同她雖在一塊兒游泳著；但是，昨夜和她到勝浦看祭會去了，但在勝浦海濱散步

的時候，從那所謂有變化了的時枝口中聆了些有趣味的話，那也可以說是變化了麼？可是後來就有點難說了。在我想她不是像那所謂日本式一個因循的女子吧？她是積極的啊。妳是因著這箇才生出一些無味的誤解了麼？不，不忌諱地說句話：時枝君却也是一個激於情感的女性呢。那時我們這麼笑說著別的，回頭什麼也沒有什麼的就冷靜地回來了呀。然而這也就是她的變化了吧。」

「我知道了呀，大抵知道了喲。因爲有了那樣底情感若不得著點引火藥那不是不會燃著的麼？」志摩子用誠懇的意志而

帶茹苦的口吻說了。於是她爲避開日高的視線，才把面孔轉向那面帶綠色的窗帘上去，這也是用意來窺探對手說話時的証據了。

「是能，例如這樣底事情我也已經反省過了。若說是我的過失，這所謂是美式的隨便自由地親熱；但畢竟是不是我引動了她的情感呢？那末更進一步說，現在和她求婚吧？我若是 Do you, xote 那樣底人兒，向大道上走著去『賣瘋狂』也未知的，可是現在對於那樣的事情……」日高冷笑地說著，但臉上却急現了一種驚異的表情，於是將牠那雙如餓鷹捕雛兒的

眸子注視著她了。「然而在這裡，妳也不能夠說沒有責任吧？在妳的立場上如果明白地與了時枝一箇印象，她一方面必再沒有那種的希望吧？所以說凡是在年青的女子們不要浪費感情才得哩！」

「是的，那末在我們當然也沒有什麼的約束，而且在約束實行以前也有過破滅的吧？若像那種帶著危殆性的手續，在我們不是已經置諸在那不必要的條件以外了嗎？」

這時在日高那種不堪摯情的眼光底下，好像要燒著志摩子的顏面身手以至於全體了。當這視線中而她的心脈也好比那電

波般一樣地震動了吧。志摩子此時已經全身浸潤在那洋溢泛瀾的幸福海中，惟只有吐出一絲像春愁般的溜息。

這當兒老媽端上兩盞潑了水水插著飲用的麥芯的清涼果汁。

「二小姐剛才回來了，上這兒來可以的麼？這麼地問了，雖然」老媽小聲地向志摩子說。

「唔，也好，就叫她上這兒來吧。」

志摩子這麼吩咐；但聽了妹子這樣含著諷刺的問話，心裡又早有點兒不愉快了。

「說什麼了？」日高問。

「時枝回來了喲。」

「唔……」牠帶著一點掃興的臉色。

時枝翩翩婷婷地向那走廊上走來，一手搔著她那披散開的斷髮，用銳利的眼光瞟到二人，却像沒看見姐姐的樣子。

「回來了？昨天晚上很有興趣呀？」日高問了。

「妹妹很早的就出去了咧？我睡着一點兒也不知道呀。」

志摩子想先來安慰妹子的心說，但時枝：

「呃，」好像沒聽明白姐姐的話，却對

日高說：

「在那箇松風館裡像我這麼會泳水的人也有住著的吧？看他們網鯛去了，真網著了那麼的大鯛哩。」

「是呢。」日高也沒感喟地只漫然底應著。心裡想不知同了那個男子去的，日高現出牠那不平的氣色。時枝雖然在當時已明白過來，但也未加以計較，在牠必不是那種無知的男子吧。她仍是以不即不離的復說著：「聽說若要網鯛是要到那海面的『鯛之浦』名所去的呢。但是自從日蓮聖人吩咐過後，那裡的鯛，漁夫們是決不許捕的呢；可是，現在那裡的鯛好像是池子裡養著的金魚一樣了呀。那大鯛的游泳實

在是不可多見的壯觀啊。」

〔譯者註〕 鯛——海魚之一種即是大頭

魚。味甘美，日俗凡喜慶

時照例用之。

「話雖是這麼聽見說過，是真的麼？」

幾時我也得去看回咧。」

志摩子忠直地答說。

「那末，你不是今天要回東京了麼？」

唉，真掃興！以後不能一塊兒游泳了哩！時枝這麼搶著她姐姐的說話；什麼不能一塊兒的游泳，無忌憚地說著。而且，甚至於撥出那種種運動的趣事來同日高攀談了。同時並伸示著她那豐艷而日常塗擦

雪花膏曾未被日焦的皓腕來。

「很黑了的吧？有了這樣底成績了哩？」她那全沒焦痕地的自慢著。「姐姐的腕兒怎樣呢？」她指示著那如男性的姐姐的堅實的手腕使日高注視的說。然而在時枝亦非是對於姐姐的相貌加以侮辱；不過從她的服裝和面上的化粧及斷髮的上面看來，自己當比姐姐爲優點要來促日高的注意罷了。但志摩子一方面當不認作以爲姊妹的愛情却全當成妹子的敵意。無意之中而使骨肉間作了感情上的鬭腕，故這時在志摩子的面上已像似得著那難遮蔽的耻辱；想著姊妹們無端地來作了日高的鑑賞

物品了！然而當這情景中如鈍感的日高當亦使志摩子作這不思議的遐想。

「啊，已經到了時間了！」日高這時候也不願把她倆來作長時間的鑑別，倏然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說：「還有點子收拾的事情，失禮了哪。」

「那末我送到火車站好嗎？」

時枝不待姐姐搶著前鋒敏捷地問。

「不，請不用那樣的客氣吧。橫豎不到幾時各位都得回東京見著的哪……」這時候牠却察覺了志摩子的那種重苦的表情和無辜的哀怨了。

「呃，是呵。姐姐她是一定還要住在

這裡用功的吧；但是我因為養母（義母）家裡的事情馬上就得要回京的。到那時候我還要和日高先生比試比試網球的勝負咧。」

「好，那一定要奉陪的。」

牠這麼笑應著立起身來；這時時枝也忙著戴上她那薄羅石竹色的手套跟著站了起來。

「咧，妹妹去代表姐姐送行好哪……」

志摩子一時在口邊露出她那茹苦的笑，只得這麼打算著讓以妹子的寬大言辭，坦然無諷刺地說了。可是當執拗的時枝，她却故意瀟氣地答說著：

「我，我不是作姐姐的代表的。我是去送我的行的哪！是不是，日高先生？」

「呵，那是……」日高裝沒聽見，糊亂地差著說。

「是呀，那方面都可以……」

志摩子一時昂於情感，想著在這樣浪漫薄義的妹子的口中，以下決沒好言語了。待日高走出玄關時，彼此尙不願望其面孔，當然也沒傍的話可說了。

「那末，再見，請珍重！」

日高微抬起頭來半望著志摩子時，這時彼此所接觸的視線都食有一種愛撫的別

情，和牠那感覺要怎樣自責的眼睛裡所幻現的黑影。

『再見！』在志摩子說這最後的一語的時候，兩眼睛裡已濕熱了。她想到已不能見著的日高，和受了妹子的薄待，心坎上要如何底懊悔，於是她急轉過眼來才退進玄關了。

她恍惚中走到客室裡，坐在沙發上復又站起來只切齒恨心地去把妹子追了回來；對於自己這樣的行爲，這時真要捶擊

她一頓才能洩胸中的憤氣；這也是她實在被受了激戰而反動的原因吧。

『這事情是怎樣底侮辱哩！全不知羞耻地！這麼露骨地來加以侮辱！好呀，看著好吧，看著好吧！那歸根結果的勝利者看是誰呢！現在，現在就會明白的啊！』

這時志摩子的面龐和心房都全泛起一種蒼白的神色和熱潮了，兩頰流著冷滲滲的眼淚，幾時她全身還是抖顫地，在那慘然寂寞底立著。

話 別

不到幾天那些上這裡來避著的客全都

走盡了。海濱依舊賸下的是那些寂寞無恙

的漁村。早涼初秋，從海面上不斷地吹來的只有那好像來報人涼意的秋風了。這裡自時枝回東京後，志摩子凡一到了讀書疲倦的時候，一人只得向那渚邊去散步和看那箇曾經熱鬧過的海水浴場同那也會張掛孝葦簑而收拾了的攤店前；都來會留有何種的陳迹。這不過仍然換了那從來的一片寂寞的砂灘罷了。在這砂灘上的只發見是那些漁人們展晒開的大魚網，到處都看見牠們在那悠悠地修補著。於是她源著長渚走去站在那砂丘上了；看見那四面浮現出一綫單調的白波，海面上已經不見一個游鶩的人，這靜寂地靜寂地只呈出新秋的景象

色啊！

「現在在那東京的，日高和時枝哩……」這時候她不能不時時地有這樣底想著。尤其是那離和聚的種種形態，如繪一般底幻現啊！然而，如果自己一早回到東京去了，在姊妹間必定又要引起那種無聊的爭鬥呢，因此這也沒有急於歸京之必要呀。從來在自己所信任的日高；同時牠也能够來信任著自己吧？如果這樣底守望著彼此的信任的時候，那住在於何方面都要有一種怎樣的抑制吧？然而在自己未歸京以前，心底裡當然還免不了不絕地的感覺不安和苦悶啊！

寂寞的海濱和鄉村中，在那一人無聊地散步的志摩子，私心中是非常底淒絕了。在已經受了創傷的靈魂的自己，獨作了房州的落伍者啊！

小小的島兒呀，
東海邊還有你的石磯和白砂；

我現在淚濕羅襦了，
只有蟹是知己！

她忽然地想起這首啄木的歌了，這却成了自己現在的對景啊！此刻雖想念著那已亡去了的母親，也未能來安慰了自己哩！

『都田女士！』雜著波音忽地從後面

送來了一種呼聲；她急回過頭去看時，那裡一人挾著畫架連呼著自己的名字的確是紺野了。紺野在遠處就認清了她那素有的白地深草色模樣的腰帶。志摩子於是急揚起手裡的汗傘示意，兩方才對面的走了攏來。

『幾時回來的？』謝謝你那前次送給我的明信片兒呀！』她表示那懷慕親切道謝地說。

『先刻剛到的，因為有個朋友住在車站傍的旅館裡，送畫去給他看的囉。』

紺野很快濶地答說著。牠那種柔媚底低聲如音樂般的說話……這種音樂不但別

人愛聽而在自己也是愛聽的吧……大凡悠韻地如這種說話的口調的人是慣會媚人的常套吧。

『我是接著你的信就知道你在那裡很作了些工作，才有這樣的收穫的所以，我只在這裡等著你嘍！』一塊兒走著。『你那張明信片兒是非常底好看呢？像那樣簡單的淡描著，才算全托出那海面上的光綫來哩？』

『呵，太過獎了……現在那裡還是好熱，不能真正的用功，還不是玩玩而矣哪。』

在紺野的說笑裡，志摩子原是素來喜

歡牠有這種風度的。牠在現在的畫壇上所謂領有在野派的勢力。牠原屬於春洋會的青年秀才，爲洋畫界的重鎮。牠和日高白中學以來的朋友，夏季時來日高的別莊洗海水澡傍兼繪事的；因此才認識了志摩子。但在她原也沒有那種深厚的感情於紺野；只不過喜面近之罷了。在日常間一與牠接談的時候，却總感覺得有異常的快愉；然而，事後却又沒有何等的影響之存在了。在專攻美學的志摩子，無論有何種言談的時候却總爲牠有明白底了解而作當時的答覆。故她對於在紺野的面前的交談從來也無何等的避忌，他倆全結成精神上的友

誼。牠即以日高的別莊爲本營，近從那吠呷去寫生纔回來了。

『但是，他們都回去了，妳這樣安心底住在這裡是照舊的用功了吧？』

『不，一點兒也沒有用功。』她稍爲搖頭，望著那砂濱方面：『你看那對面的那箇海水浴場全都收拾了，惟仍現著那一片寂寞的景色啊！……我也打算想面去；你還是怎樣呢？』她親切地問。

『呃，我本也想回去的，但是在這裡還能夠作點兒工作，雖沒什麼可觀；但秋之展覽會馬上就快到了，不可不再爲用點兒功呀！我也想留妳在這兒略住幾天一塊

兒回東京好么？』

『哈，那也很好，但是……但是我也要有早回去的事情呢！不過這是一點難決定的地方了？』

志摩子像想起什麼似的，隱約地含著一種羞澀却不敢仰視紺野。

『那末，時枝女士已經早回去了呢？』牠無意地像帶著譏諷般的問了。

『哈，回去了呀，你怎麼就知道了呢？』

『這也不過是些無謂的笑談罷；我聽到現在在那箇旅館裡的朋友說，關於時枝君的一點子事情到很有趣的呀。』說著，

志摩子心裡却很熱動的聽了。

「什麼！」

「不，妳也不要左想才對呀！這事如果從深密處來細分著想，這也不過是無邪氣地的糊塗罷了。所說的是日前日高回京的當兒，不知什麼的，那時『帝活』（電影公司名——譯註）的一夥兒人坐著公司裡的自動車到這裡作郊外實地攝影來了；但在停車站的近所碰著日高和時枝，那裡頭有個戲劇作家叫椎名順的，妳也該知道的吧？」

「哈，看過牠的一二齣作品，那全是上演物的一個淺近的作家呵！」

志摩子帶點輕蔑的口調。

「是呵，就是牠作的脚本這次上這兒來攝影的了呀。因為椎名也是我們的中學的同學。那時下了自動車和日高道瀾別的時候，而日高却順便介紹在傍邊的時枝，這也算不了什麼吧？」

「是么！以後怎麼了？」

「那時他們都住在這裡的。那一晚向椎名就獨自一人帶著時枝坐了公司的自動車自己開著向鴨川去了，爲什麼老早的就要接近時枝以爲光榮哩？懷著這樣底意味，那必不是善人吧？但是妳一點兒也不知道嗎？」

「不，倒是聽見說過，從東京來了郊外攝影的，但關於我妹子的話一點兒也沒聽見哩。」志摩子現出意外的表情說。

「是麼？這也奇怪了，但是這話兒是那裡來的哩？椎名也沒有開自動車的本領，並也沒怎樣底快速却將自動車碰在那路傍的電綫柱上了呀，所幸的二人也沒有負傷；可是那輛自動車怎麼底也不能移動了。那近邊也沒有電話！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恰恰遇到一輛回頭的公共汽車才將枝送了回來，只難爲了那位戲劇作家，那時候又不能夠放棄了那輛自動車同她同回來，也沒得別的番人可託；在那夜裡又不

能不回寓，歸根只得託了那公共自動車帶信給在那旅館裡的帶來的技師叫去修理，於是牠一人不能不在那黑闇的傍去守住那輛破頭焦額受了創傷的自動車了。哈哈……

「這話是真的麼？那末時枝後來怎樣了呢？」

志摩子驚訝底問。

「而且那晚上同住在這裡的旅館裡的，和椎名有關係的女優若野花子，那夜知道椎名原說是上別處去的，後來聽到這汽車的騷動事件，並且得悉椎名是同了另一個青年女人，於是也大翻其醋海了哩。哭

呀，笑呀，在那旅館裡演了一台大混亂的新痴喜劇了呵。這可要比那本來來演劇的活動以上還要好看的了把？哈哈……」

「嗎！演了這麼一回子事情麼？」難怪

志摩子是爲著自己的妹子的事情，那面子上早現出緋色了。「這事情不知道時枝爲什麼要那樣的行動呀！」

「什麼，這也是她自己痛快地要做那樣的玩意兒吧。要作弄作弄那個討厭的椎名來玩玩的吧。大概。」

「好在那夜裡的自動車起了變故纔總算好了；不然真把她帶到鴨川去了，結果妳想要怎麼辦呢！」

「不要緊的呵，像那種事情我想時枝也決不是被椎名容易屈服的人吧？可是，近來無論怎的她不是已有了那種的痛快的談話了麼！」

此刻二人在那松樹林裡作散步地走著，因了這點子事情遂引出關於時枝的種種的謠言，在這什麼話都說的紺野。

「雖然，說句不知羞的話：我想大概這事情已在你的想像中了吧？」她想起時枝原是父親和姨母所生的妹子：那時姨父正帶了官命在法國留學；姨母在這時候生了時枝是非常底苦悶了。可是，姨母產後也沒算得她自己的丈夫回國就病死了！那

樣底悲慘！

「……自去年我待母親臨死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有這麼個妹子呀！只我母親死的時候吩咐：還有點事情要記了妳，我纔明白的哩！母親說時枝雖然是她自己的妹子的姑娘；但是是受著我父親的血統，那末當然是我的一位妹子了吧？……雖然，到今天還沒對妳說明還有一個妹子！……這樣底從我母親的口裡說出來的時候，我是非常的吃驚了，但也沒有傍的可說了啊！」

志摩子在那時候却也會知道她的姨父回國後聽到自己的妻子不貞淑，因之也不

來照管她所生的時枝；同時還咒詛著已死了的姨母，而且也不滿意自己的母親來替她撫養著時枝。然而也會聽說過姨父從來是非常的愛牠的妻子的話。在這麼說著往事的當兒，却引起紺野那種深刻的感慨。

「唔，是嗎？那末妳的姨父如果能記念愛妻因著產後死了；而生來的都成了牠的愛妻的生命的替代，那也可不必再要咒詛著時枝了吧？」

「是那樣的啊。因此姨父想起姨母是那樣的結果才來遷很我父親的哩！這也是當然的道理吧？可是我父親也是受著天罰

吧，到了現在全都死了啊！」

在這種淒切底下的志摩子，自她的母親死後，其時依了她的遺囑去找尋時枝的妹妹才始見面了。然而，那受了命運責罰的時枝：從幼少時既受人們的虐待，展轉流離，好容易現在才算回到養家了。因此她的一生境過也就養成了她一生的性格。

「唔，這樣的話我也曾微微地風聞過；那末由此看來現在的她，這麼也不算無理咧？」

紺野在無意之間亦予了時枝的同情的調子，然而聽牠的話裡却似乎有何種洞悉志摩子姊妹競爭著日高的事情，却使她非

常底含羞了。

「那末，你！……」

志摩子全然用男性的口吻訊問著紺野：「時枝這麼——你說她對於日高的行爲是應當的麼？畢竟自然是對的麼？」

「不，我並不是那種意思呀。」紺野略歉讓地說：「在我們原不很明白時枝是何等的存心，再想日高也未必就有那種自然的容受吧？無論日高對於妳的愛情沒有變更；而且在我想日高那傢伙從來比妳們還要忠樸的呀，故在牠一方面是不會有錯的了咧。」

「那末，妳這是說我們的囉？不然你

是說我的居心不對了哩？請你要正直底說
呵！我，你的言語任在何時我都是恭聽的
呀！」

「不，這話原是不錯的，但做那錯事
的却也不是你自己，只不過是以妳來作了

那情感上的伴奏罷了。現在就要騙著妳自
己了哩。畢竟比妳所愛的日高，在她們的
愛進行還速呀。時枝是意氣方盛的人兒，
只是不明白那戀與戀的節奏罷了。這雖說
是我的失言，我也是這麼的想著呵。」

「哈，我也是麼底想哩。謝謝你。」

「再者，我想妳也決不是就能爲日高
的滿足吧？不，誰也不能滿足的哪，那末

妳要做那愛情的叛逆者麼？一方有如燃燒
般的愛情；一方又存著那不絕的反抗心；
在妳的正面却願以全部付之日高，反面則
又不許牠侵其分毫，因此就令妳有不斷的
煩惱了啊！」

「呃，然而……」志摩子欲要答話時
却又急於止住了，牠只有微微底喘喘。

「……你真能理解了我哩！比日高還
能理解；但是……」

「但是……日高也實在是愛妳的呵。」

二人說著說著，不知道地已經到了日
高的別莊了。別莊的人都早已回了東京，
剩下只有一個看守莊子的老婆子，還住在

那偏院的小屋子裡。前邊的大庭院裡面，尙殘留著些寂寞的西洋花艸 *Cosmos* 還是點點地亂開著。院子裡的遊動圓木的上面，昨日被夕雨濺上的泥沙還幽閑底吊在那裡了。

『這些地方也已經闖然了呀！』

『哈，真的哩。』

她倆在院子裡稍站了一會，四圍看了看這像空家一樣的莊子。

『吵，請進去喝杯茶吧？老婆子在裡面咧。』紺野願念著志摩子特地的送自己回了寓所，聊表謝意的說；於是紺野在前面走上那洋式的階台，把日高住在時的書

房門開放了，揭起那沒日光射著的窗簾後方才將隨身的畫架和手提箱等安放好。

志摩子隨後跟進了屋子的時候，看這一間低小的洋室裡的陳設，最先引她注目的却是那室之一隅糊亂地滾落一頂日高的戴過的草帽了。西面的窗子受著斜陽，只向那樺色的窗簾縫裡透射過來的光線正對著挂在那壁向的一頂海水浴著用的帽子的時候；志摩子於是又有不堪的回憶了。此刻能够飛回東京去嗎？只這麼的自抑著回頭才看那些書櫥裡倒亂的書冊，和那幢綠色油然的桌上電燈；這都是日高的日常用品。書室裡的陳設雖然依舊，但在庭前來

仰望的她的心境裡；却頓感覺得有如虛空般的寥寞了。

「我明天打算要回東京囉！」志摩子扶著椅子突然微笑地說。

「是吔！好極了，這是本當的呀。」

紺野一壁拭著桌子上的灰皿，現出牠那誠懇的表情答覆。志摩子既得著這樣底圓滿的答話，於是方纔把自己所對於日高的一切問題，無憚忌地向紺野發向了。不過她縱以種種的質問而在紺野對於至好學友の日高，無論何項都予以全面的讚美。

「呵，紺野先生！請你不用這麼的過獎了吧，還是實在地對於牠平日的評判，

請你說給我聽聽哩！我打算要多知道點牠的行爲和品性囉！」

「唔，那也是無甚益趣的事情吧。何故呢：因為我和妳差不多也是一樣底知道日高的爲人咧。」

「不，不是那麼的說法哪。此刻能對我說實在的話的人，只有你囉。所以，我是求你把實在的話告訴我咧！」

「那末，你對於日高的愛還有不安的地方麼？」

「不，牠是愛我的。如果沒有牠的愛，那末我的愛情也是浪費了吧！」

「這還不是那先前所說的話嗎？妳是

什麼時候都想到願意一個人過著生活的女性吧？然而，可是却又不能够像似過那簡獨人生活的人咧。這原是人類的自然方則呀。在妳們這種年紀青青的時代，恰正是個愛情分配的主人呵！所以說無論如何是不能够過那種獨人的生活的。而且在妳又是個自由的使者的人兒，更不可不有預計著妳自己的事情得到完成的結案，才能够有希望著一人的行動哩。但是在那個忠實的日高，必未能理解妳有這種複雜的心情吧？日高牠還是位濶大少，再不然是個理想家；雖然，在牠那個理想家和妳這個理想主義者却大有差別了。然而，在想總得

要自己和牠及牠的家庭為中心的理想主義才對的吧？所以我既為牠的友人，當很盼望妳們將來結了婚，同去找尋那以後的幸福；趕到結了婚以後，妳的思想行為那當然有太大的轉變了吧？這也就是我對於妳的願望咧。」

在紺野這樣誠懇地說著的時候，忽然又收住話鋒了。當這一瞬間志摩子略稍為抬起點頭來望了望牠的眼睛，這時彼此的瞳兒雖仍嵌住在牠們倆的眼球裡面；但彼此均被那沈秘奧底的那無限的熱情的愛光所浸沁住了。這晨光牠倆只有各自含默對視像得了何種反省的樣子，急把那已糾合

了的四條視線從中收縮了。

「這個人實爲深切於愛情的人啊！給了我全部的理解，才是牠！不是日高，才是牠呀……」

志摩子於是才把她那沈醉在愛波裡的一雙美麗的瞳子的影兒徐徐地移向窗外了。在她內心裡當然有如泉湧般的一種靈液的激流，在她胸臆的四周感激得濡潤了。

「你所說的很對啊！我是很明白的，不，在你未說過的時候，我不知道怎的也會却留意到這點哩。在這時候要怎樣底感激我是不能表現出來的一個女人；雖然，我只有誠懇地感謝了！然而……然而……」

我還是和牠早訂了婚吧！到現在已有不能不這麼的實行了啊……」

志摩子當這種答覆的時候，那喉咽裡和眼角邊同時俱有了不自然的聲色。

「如果真照這樣底實行了，那我當然是很贊成的呵！方才我所說的話也並不是存了什麼中傷日高的心思，並希望妳也不要誤會；彼此都是日高的知己才有這麼公平的說起呀。在我想我所說的話對於妳和日高的價值却也沒有什麼高下的輪廓的呵。」

「哈，對的，我從來也相當的知道牠的缺點；可是在我想牠本當有愛我的可能

性，那對於結婚的成立是十分肯定的呀。

『這麼如果牠有忠實的愛，那妳也要爲日高去犧牲一切的覺悟吧？』不，『不但犧牲，能完全的愛牠；可是我既爲我也要有我的獨立的精神——如果真有真正的誠實的愛，我想那也必能有自由的自由吧？』

『然則，在過著夫妻的生活裡頭誰是勝誰是敗，兩方是不能對立的哩？如若從片面的觀察，那也必得要女子來服從男子的。——在日高自然是有這樣底想著；這也並不是不準做那自由的人，於是歸根在

妳對於日高的愛，若有自發的犧牲和覺悟爲必要的條件麼？』

『不，不，我能自信我自己的愛，在我的愛即使牠有這樣想著，我相信那也必有解釋的一天哩。』

『那是很好的呵。』紺野漂出極端的苦笑說：『我等著妳有那樣的光榮的一天吧，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啦。』

『噯呀，你怪我了麼？請你原諒呢！我，我是世間的事情什麼也不懂得的一個小孩子的一樣啊！倘若這個孩子走在路上滑了腳，或摔了筒跟頭，那時候還得要望你來提携呀！在我的事情也還得要仗著你

的哩！兩親和什麼人都沒有的我，在你以外誰也是不同情的，只有這點，我要求你允許我的啊！

平時紺野都聽到志摩子有這種無邪氣地純真的言語，因此在於何時都想著她是有那種可憐惜的象徵的。於是不由得牠那一種蘊潤的眼光跟著牠那滿嘴白銀般細密的牙齒來微笑了。

「呃，那是要援之以手的，攙扶起來了還必得要代為拂去那些粘上的塵土的啊。然而，若是遲來了，那一時不能攙扶起來，也請妳不要見怪哩。但在那時候，我想也要比那過於太遲的時刻來早一點兒吧

。」

在牠這種像猜啞迷般的言笑裡，不期然底也引逗得志摩子的那副暗淡的眼光來凝視了。

這當兒那裡面的老婆子已端上茶來呷著，志摩子於是又說起還要略為收拾預備著歸東京的話。那壁向回光飛散的輝燦著的落日也將沈下了。只剩却那海面上的汐潮還在那遠處地鳴激著。

「坐了這麼熱的火車回來想必很累了吧？這實在底打擾了，種種的感謝紺野先生哩！」

「不，……此刻就要回去了么！」

紺野雖用牠那磊落光明的口吻問著；但牠那隱含不能勉強抑制著有一種悄然的顏色。

「噢，紺野先生，無論怎的，這次的談話：例如將來怎麼樣了，也得要請先生的指教來助我的哩；這就是我最後的要求哪！」

志摩子用盡美曲的心情來重囑著紺野說，她那種寂寞的表現，而在紺野的心裡當然也隱約底明白了。

「是，那時必得……」牠以男性的口吻大聲地答了。「而且：我也種種有失於禮法的談話，什麼關於自己的婚姻問題也都

拉雜地說過，真對不住咧，望志摩子女士也得要忘記著啦。

「不，好說呀。不過先生那結婚的話？……」

「呵呵，我的結婚的事情么！那我是享不到有那樣底光榮的日子了啊！呵呵……」

紺野雖然這麼底哄笑著，但牠的臉子上也不知自何處發現了一種嚴肅的悽切和悲慟的形色了。

「然則，你？……」

「噢，我是享受不著有那種幸福的生括啦！我所有的只是在那裡的十字架啊！」

望妳到了東京那裡有工夫的時候，想起來送給我一封信，那就是我的一生榮幸和盼望了呢。」

「哈，你在這兒也得要預備那展覽會的出品，早點回京呀。我在那兒等著你哩。」

「謝謝，那末，妳明天動身嗎？」

「……呃，大概！……」

志摩子這時已移動她那雙毡底的草履，靜靜地腳聲向那遊廊下下了階級。在那受了黃昏的薄暗緊迫著的庭前，那些微白底西洋花艸還像似夢境一般地縹浮著。紺野站在遊廊上目送。志摩子一直走去，在

心裡却總是回憶著紺野的言語……一生享不到幸福的結婚，只有那十字架……這是怎樣的沈痛言語啊！在她向著別莊歸去的途中，滿心裡都是這麼底回想。

第二天：

已收拾好了專意回東京的志摩子，記著快車的時刻；於是急忙底到了停車站的時候，却意外地在那裡又發現紺野的後姿了。

「是送我來了咧！」她心裡是這麼的想著。但一留心看了的晨光，紺野却是爲送傍人來的哩！站在牠的前面近車站進口的地方，年紀二十五六歲一個爪仁臉子的婦

人，和牠說著話。那好像是人家的太太，而且在她身邊還帶著一個穿上等洋服的豐白而龐的小小姐。看那太太站在水際般的美麗的面孔；雖然，但不知何故確帶著一層寂寞的暗影。那婦人身上穿了一件水色地共色的葡萄葛模樣，小濱紹的涼服。腕上套了手提錢包，向那車站進口的地方走著。

「啊呀，柳田女士！」紺野忽然看見志摩子的時候，那種吃驚底樣子而浮現出一種不自然的臉色：「女士也是趕著這趟火車嗎？」

「是的……昨天打擾先生了咧」

「不，很簡慢了呀。」紺野隱現出狠狠的形色說。志摩子也無暇察牠那種困惑的表現，只願望著從那裡駛來的火車如怪獸般地到站了。其時那一輛二等的車室裡希奇地誰也沒有坐著，於是志摩子和那位夫人不能不對面相見了。

「柳田小姐，這位是我的親戚，趕到兩國橋的時候，還求妳照應哪！」

紺野進了客車，把兩方的行李安攔好了，急促著的面孔給那位夫人介紹。

「請多照應照應！」

夫人也謹肅著星眸懇懇地向志摩子點頭示禮。

紺野方急欲下車時，那車身已微微地移動了。

示意。

「再見，再見！種種的多謝了！」

「再見！……」

志摩子盈著笑臉向在意外的紺野道謝

志摩子和夫人俱悵然地望著說了。而

「再見！……」夫人對著月台也小聲的

在紺野的返答底表情中，誠然也有暫時別離一種難言的愁緒來表現出牠那混亂的心情了。

——續——

曲戲

手

表

人物

亞娥

望平

麗卿

亞娥之母

時間

禮拜六的下午

場所

公園裡的水池傍邊，有四五株排列著的白楊樹。

劍萍作

麗卿年紀十八九歲，靠近一株白楊樹的傍邊站著。亞娥年歲相同，伸直兩腳坐在青艸地上，愉快底顏色

亞娥 人若一有了悲愁的時候，臉上的顏色馬上會看得出來的咧？

麗卿 我吶！

亞娥 哈，就是妳這箇樣子呀。總是看著遠處這箇悵惘的樣兒，叫人馬上會明白的咧？心裡自想著的事情，誰都會有這樣的表現吧？

麗卿 妳是等著望平的呢？再稍爲等一等，那個人定會上這兒來的了呀，所

以……

亞娥 呵，妳也還不是在這兒等著的吶？

麗卿 唔，我……（欲言又止）已經說過了呀，我

亞娥 呵，怎麼了囉？今天妳說的話却有點兒可笑咧！我們不是一同在這兒等著那個人的麼？那個人不是我們二人所愛的人嗎？所以說那個人也全不是妳的，也全不是我的呀。這兩箇月以來，我們不是這樣地每天來這裡等著那個人嗎？望平也是很歡喜的呢。但是我們二人這麼地來等著的……

麗卿 （向亞娥身傍坐下）知道的啲，我。

當真的呀，望平是要來會妳的咧？

在我這樣地和妳一塊兒來等著；或者，要遭那個人來嫌惡也是未可知的吧。我是這麼想。但雖然是這麼底想著，却又這樣地來和妳一塊兒等著牠，這是可憐的呀！而且我總是想著：如果我們要被那個人遺棄了，那才是寂寞，悲哀的哩！

亞娥

（握住麗卿的手）這麼說不好的喇！妳，馬上妳就有這麼底想著了呵。但是我不會使妳有那樣的事情呀。咧，我們不是兩個人的了呢？妳和我已經是一個身子了呀！因為我們

既成爲一個身子了，那就不得不有用一箇心來想著的哩。

麗卿

可是：如果我有不能夠做妳的朋友的那樣底一天來了的時候！……

亞娥

（急把一隻手掌覆住對方的嘴唇）不，不，討厭！說這麼的話……真有那樣底事了，我可不答應的哪！

麗卿

（登時歡悅了）哈，請妳說不饒恕我的話呀，不要饒恕我哩。同時也請允許我去愛那個人吧？我只請妳不要一個人去霸占了那個人！妳叫什麼東西，盡我所有的都願意送給妳

的呢。昨天我買了那支自來水筆和墨盒都送給妳好麼？以外我所有的小說書本全都可以送給妳的。只求那個人，只求那個人也來愛我哩。

亞娥
(放開所握著的手)咳，妳想著是我獨霸住那個人的麼？妳是這麼地想著的嗎？

麗卿
也不是這麼的想的呀。妳也並不是那麼個人兒吧？這我是很知道的呢。不過我只怕那個人會被妳的話所說伏了那是未可知的哩。我只有這點是不放心的呵。因為那個人對於我這一方面還是愛妳的呢。不，當

真的啲。那我不是不知道的麼？倘若在那個人的心裡是不能夠來愛我的了；那我不是也不能夠和妳作朋友的了麼？那在我只有死的一條路所走的了哪！不，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樣底愛那個人哩？我，因為這麼地想著那個人的事情，一個人也哭過了嚟！

亞娥
哦！妳這麼底愛著那個人的麼？

麗卿
哈，是這麼的愛著的哩。可是在我任怎樣底愛了牠也是不行的吧？因為我是一個不幸的女子，這我自己是知道的哩！（不自安地看著對方）

啊，我時常地想著不能夠永遠地來和妳做個要好的朋友呵，總是這麼地想；因此我爲了那個人就有這種的苦悶了哪！雖然，望平是很愛妳的所以，我也不作別的妄想了。如果牠不是愛妳的，那在我這麼地想著，決定是要進行的喇！我是這麼底想著的囉。

藍娥
嗎！這我也不知道的呀！在我只不過是愛了那個人吧了。可是我要怎樣底愛了牠，連我自己也還不知道的呢。

（她於是垂下頭去哭了）

麗卿跟著也哭了。可是那個人對於她畢竟是比我還要摯愛著她的哩。她是想著自己被人家知道自己接受過人家的愛的事情才哭的吧？她一意地總是這麼的想著。

這時候的夕陽已竟落山了。園之東邊有像血一般赤的滿月，已在她倆背後的山亭上升來了。

於是把這地邊的白揚影裡坐著的她倆；又添來兩個黑影。

× × × ×

過了一箇月後，同一場所的白楊樹的落葉，早被秋風吹散了。

望平年紀二十歲上下穿著學校的制服，把書包隨便拋在草地一傍和亞娥並肩坐著。亞娥也像似從學校回來的樣子。

亞娥

祝妳快癒好上學了呵！我們不忘記白楊樹下還有妳的一箇場所咧。我是這麼的寫信去給麗卿的了囉。但不知道麗卿是怎麼樣了呢？

望平

麗卿女士的家，是那箇對面的樹林裡的傍邊的一家呢？在那家的樓窗

裡面還有個躺著的麗卿呢！我不知

道要怎樣底我們才能够這麼地在一塊兒呵！

亞娥

然而，叫麗卿姐害著病，而我却這麼地來和你見著是不樂意的呢。咧，待麗卿姐病好了，請你說不要再和我見面的話咧。

望平

叫我說什麼不和妳見面的話，那我是不能够說的哪。

亞娥

那末，你可以對麗卿的面前說怎樣愛我的話么？因為我也有不樂意甘心去敗於她的自信呢。這裡你也是明白的吧？在我並不是有這樣底希

望；能够叫我醒悟過來有這樣的競爭心的却還是她哩。我已經明白了；因爲有了我，她才想到有那種的苦悶，爲的是我有了你才感覺得苦痛，這我是明白的呢。

望平

這真是兩難的事情了！妳倆爲何要這樣底來爭執著我呢？叫我到她的面前去說愛妳的話，我也是不願意的呢。這也犯不著要故意地當她的面前去說這樣底話使她受著苦痛的好哩。

亞娥

那也好吧。那末我也決不說愛你的話囉。第二次再不來對你說這麼的

話的所以。我待那個人的病好了以後，我是怎樣底悔悟和飲泣也未可知的。那你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的呢？

望平

那末妳是不愛我的了咧？若當真的愛我是不必要有這樣底着想的，我想。至於叫我在她的面前去說那樣的話；不叫她受著那樣無用的苦痛不好么？我們慢慢地等她的病好了，能够出來的時候，我們還是忍耐過著；對於她把我們二人的一切還是不說的好呢。要待她慢慢地有了感激的樣子，我們才說了，我想這

是對的呀。如果在三人的愛不相融和，而對於那一個頂不幸的人能夠體恤的，這是那二人的義務呀。那末因此在那二人的深深底愛不是也可以保持了嗎？現在她既有了病，還算是她的幸福呢。在此刻我們只有是這樣底辦法的所以咧。

亞娥
(眼含光彩) 哦，這是你指導我的好處呵！在你所說的，我還是感到她確有古人的那樣的心情咧。呵，我真的愉快呢！

望平
那末，妳是愛我的了哩？
亞娥
唔，再用不著說這箇愛與不愛的話

了呵。只要你想到和說過的同樣是對的哩。

望平
既是同樣的妳爲什麼又不說咧？

亞娥
這比說了還好的啲。但此刻還是不能夠說的吧。我想此時若說了，麗卿姐急刻會有不幸的事發生，那是可怕的呀！我的胸口這麼想著想著的時候，已經是怦怦地跳動了咧！(這公說著的當兒，她突然又笑了。這不是有意味的笑，却到了她有不能不笑的程度，現下只有等著幸福的肇臨了。)

望平
(已明白對手的意思，於是牠也笑

了。)

×
—
×
×
×
。

麗卿的病室：她坐在寢床上，遠望著那窗外的一片白楊。
傍邊陪坐著只有亞娥。

亞娥

也沒有變了的麼？妳們還沒有把我忘記了麼？我只是這麼底想著咧。因此到了夜裡總也不安寧，所以才寫信叫妳來的呀。咧，請妳說呀，當真的說了吧？

麗卿

(狼狽地)不，不，沒有那樣底事情呵！如果照妳所說的話，我是不能夠就這麼來了哩。對吧？

麗卿

(已骨瘦如柴的她，雖是用極微細

亞娥

喃，不是我寫信請妳來的囉？

的聲音說話，在她也是拼命底說了。)
請妳當真的說哩！還是我們三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一樣，一點兒

麗卿

(爲難)那雖然是那麼的說；可是，可是還想著不來的哩。是吧？因爲妳和我是不能見著的了！

不，在妳這麼地來了，妳縱然來了

；也決不就使我不悲哀的呢！咧，我是這麼正直地說了；所以也請妳正直的說呀！在我不過只要明白點妳們的事情囉！咧妳明白了吧？我現在已竟是沒有那種的悲哀了呀！我已竟是再不能夠上學校的人了啊！

亞娥 騙我呀！妳說著這麼的話，是騙我說實話的嗎？

麗卿 說實話！

亞娥 (變臉色)不，是我說錯了呀！沒有那麼的事呢！

麗卿 (急促地說)還是這麼的呀！妳們都

欺騙著咧！好忍心的人啊！因為病了，才和那個人去約定什麼的吧？而且到現在還騙著我哩。我和妳以後已經是不能見面的了，不能夠見面的了呀！（泣）

亞娥 (站起)那末，我也不能夠和妳來見面的了咧！妳才是這樣，到現在還是欺騙著我呢！（急隨聲而哭）

(長時間的沈默)

麗卿 (後悔)請妳不要哭了呀！（雖一面說她，自己也哭了）是我的不好囉，是我的不好囉！以後我是什麼也不說了呀。（苦悶）那末，我已經是

被妳我來拋棄的了呵！（苦悶中臉上慢慢地現出蒼白的顏色）呵，我

的躺一會兒呀！

這麼的苦悶啊！好不容易才這麼的坐

母親關好窗子，她安然地睡覺。

起的，今天就這麼地分別了吧！妳

麗卿

媽！再給我蓋條毯子么？冷咧！

若見著那個人了：不要忘記了我！

麗卿

（於是用慘淡的眼光，看著母親）媽

請妳這麼地對牠說呀！至於蒙牠贈

母

！我已經到了死的時候了啊！

我的手表，麗卿還是這麼親愛地帶

母

剛才，亞娥姑娘來了雖然；妳們又

亞娥

（若有話說；但一看到麗卿的臉上

麗卿

（搖頭；同時闔眼睡了）

，馬上又低了頭，於是只用低小的

母

（驚慘地）麗姑！麗姑！

聲音 再見！（沈默地走出）

麗卿

（微閃一賤眼光）哈，媽！（微笑，

（一會麗卿的母親上）

麗卿

媽！請把那面窗子關了，叫我好好

幻覺）我要睡去了呀！（再想要說

時，忽地睜開大眼看著)

母 (憂感狀)怎麼了呢!?

麗卿 我剛才有點兒恍惚，要睡去的時候有這麼的囉。

母 不，若是這麼睡了到是睡好了，不然，還是等醫生來看過睡好哩。

麗卿 (慢慢地變了樣子，看她像似努力地忍痛的樣子)不，我已經明白了呢。現在我若是睡去了，那是再不能看見媽的面孔了也是未可知的呢！此刻暫時拼命地來看著媽的最後的面孔了囉！咧，那末，我若是死了；這只手表！……

母 (看著臉上的表情全都變了，一面忍抑了逆上來的嗚咽，却反有悠然

絕念了的樣子)是這只表么!?(拿起手表給她看了)

麗卿 哈，是咧！是我得著的咧！……一塊兒帶了去，算我的滿意了囉！但不要忘记開滿輪條的啊！那麼了，我想在穴裡的我的傍邊到幾時都是活著的所以哩！(眼珠直視而灰暗了；但她的臉上還是現出喜悅的笑容，這時確聽不見她有傍的話說了)只有她的母親倒伏在她的身上朦朧地哭泣。

關於某失業人的話

(中日對譯)

(1)

廣津和郎 著

井子文 共譯

王承之 共譯

一

聚集在我們那個事務所的時候，有個

大澤藤三郎，在我的耳朵傍邊，秘々の告

訴我如此的事情了。

「唉，備也，有好事呦。昨夜我一宵沒

一

例の我々の事務所につめかけてゐる

時、大澤藤三郎が、こんな事を私の耳に

囁いたわけなのです。

「ねえ、君、うまい事があるんだよ。」

誰只思想來着。我們兩個人合夥辦々怎樣啊？」

「好事麼？不又是那一筆一萬萬圓的事麼？」

「不是，不是那樣事；不是那樣事。」

大澤說着搔頭了。

「那時，實在仗着你一句話救了我了。若不然，我現在就遭遇上意外的事情了。可怕，可怕，啊！阿彌陀佛呀！」

「是啊，現在是看不見太陽黑暗的監獄呀。——但是到了入在看不見太陽黑暗的地方，不論是兩日不論是三日，也許嘗得着財主的幸福的滋味呦。——哈哈

昨夜僕はひと晩中寢ずに考へたんだ。

そのの相棒に乗つてくれないかな？」

「うまい事？——又例の二億圓の口ぢやないのか？」

「いや、そんなんぢやない」大澤は頭を搔きました。「あの時は、全く君の一言で助かつたよ。それでなければ、今頃飛んでもない事になつてゐるからね。ぶるん、あわ、桑原、桑原！」

「さうさ、今頃は日の目も見られない暗い刑務所さ。——併し日の目を見られない暗いところに打ち込まれるまでには、二日でも三日でも、或は金持の幸福が味へたかも知れないよ。——は

「一憑這個，稍微的不止住倒好了也未可知呀。與其這末每天過悲慘的生活呀。」

「不必笑談了。——實在那樣的時候，那個不知叫甚麼的東西？錯覺，不錯，那是叫錯覺的那個東西。全然辦的如意那事，因為我們想辦的如意呀。——啊，只是想也害怕呀。」

那是這麼個事故。大澤藤三郎正彷徨着走在丸比魯△註日本東京皇宮前邊街上的一個大建物的前面。雖然想着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呀？——

はは、それを思ふと、なまじ止め立てなどしない方がよかつたかも知れないよ。こんなみじめな生活を毎日してゐるよりはね。」

「冗談云つちやいけない。——實際のあ云ふ時は、それ、何と云ふ奴かな、錯覺、さうだ、錯覺といふ奴だよ。全くうまく行く筈のないことが、うまく行くやうに思はれるからね。——ああ、考へて見てもぞつとす。」

それはかういふ出来事なのでした。大澤藤三郎が丁度丸ビルの前をはつつき歩いてゐたわけなのです。何かうまい事

實在是沒有什麼得意的事？這是不但大澤如此，我這個人也是這樣，又大澤和我似的到了中年失掉了一定的職業的人，即是中年失業的，這一類的誰都是從早晨起來的時候，到晚上睡着的時候，一天到晚想着的事情——所以大澤一面想着這個，走過丸比魯的前面了。這末着，忽然有一個人輕々の拍了他的肩上了，說：

『你不是大澤君麼？』

這時候，大概一定低着頭走路的大澤，是大吃了一驚抬起頭來了。這麼着，一看是他七年上下沒見面的大阪的朋友姓高

はないものかと考へながら。——實際何かうまい事はないかといふのは、大澤ばかりぢやなく、この私も、又大澤や私のやうに、中年になつて一定の職業のなくなつたもの、つまり中年の失業者ですな、かういふ連中の誰もが、朝起きた時から、寝る時まで、日がな一日中考へてゐる事なのです。——それで大澤はそれを考へながら、丸ビルの前を歩いてゐたわけなのです。さうしたら、いきなり彼の肩を軽く叩いた男がありました。

『大澤君ぢやないか』

多分うつむきながら歩いてゐたに違ひない大澤は、吃驚して顔を上げました。すると、そこに彼が七年程會はなかつた大阪の友人の高田といふ男が立つてゐた

田的，在那兒站着哪。

大澤說：

『呦，高田君麼？』

這末說着他一看對面人的樣子，就覺着他威風堂々我要退逃三舍。若說他身上的洋服，腳上的靴子，一看就彷彿某某公司的董事的樣子那麼威風，和那麼穩重，表現於他的舊友的身上了，所以他有那個感覺了。他覺着自己鄙陋的樣子就慚愧了。

大澤說：

『老沒見了啊。』他自己說的話怪恭敬的了，那是連他自己也發惱的了不得。

のです。

『おお、高田君か』さう云ひながら、彼は相手の様子を見ると、威歴を感じたさうです。洋服と云ひ、靴と云ひ、一見して何處かの會社の重役然とした立派さとおちつきとが、その舊友の身體に現われてゐたからださうです。彼は自分の見すばらしさが、恥しかつたさうです。

『暫くでしたね』彼は自分の言葉が妙に丁寧に成つて行くのが、自分でも業腹だつたさうです、『近頃は東京ですか？』

「近來在東京麼？」

高田說：

「不是，有了一點兒關係呀，挾入在一件意外的事情之中，困難的了不得了嘞。——實話對你說吧，神戶那邊有一個人，託我賣撥船啊，我給賣到東京這邊了。但是支票不交出來了；十五萬圓哪。——因此我擔着責任哪，上東京來和他們交涉交涉啊。」

大澤說：

「十五萬圓……噯，但是在如此蕭條的時候，不容易直截了當的交款吧。」

高田說：

「いや、一寸した引つかかりが出来てね。妙な事の板ばさみにあつて、困つてしまつたんだよ。——實はね、神戸の方で、ボロ船を賣つてくれといふ男があるのね、それを東京の方に賣つてやつたんだ。ところがその手形が不渡りになつてね。十五萬圓なんだけれど。——それで僕に責任がある事なので、その交渉に東京に来てゐるんだがね。」

「十五萬圓……ほう、併しこの不景氣ぢや仲々うまく拂つてくれないでせう。」

『不是，也不能那樣呀。那個東京人很是個豪傑啊。現在他有開辦着的事情哪，可他說那事情若順々當々進行下去，就把那十五萬圓做爲三十萬圓支付給我。不論如何，他叫我等兩個月，所以我等着哪。可是如此，我也餘出十五萬圓那些自己使用的錢來，我叫神戶那邊人等着催促，所以我如此等着哪，可是……』

大澤說：

『十五萬圓做爲三十萬圓……這兩月以內。咳！這樣蕭條的時候，那兒能有那樣好賺頭呀？』

『いや、さうでもないんだ。その東京の男といふのは仲々の豪物でね。今彼がやりかけてゐることがあるんだが、それがうまく行けば、十五萬圓を三十萬圓にして拂つてくれるといふんだ。兎に角、二ヶ月待つてくれといふので、待つてゐるんだが、さうなると、僕も十五萬圓といふ自分の使へる金が浮くので、神戶の方の催促を待たせて、かうして待つてゐるわけなんだが……』

『十五萬圓を三十萬圓にして……この二ヶ月以内に。へえ、そんなにうまい儲け口が、この不景氣にあるもんですかね？』

高田說：

『這事是有的所以不可思議呀。』

高田這樣說着得意洋々の微笑着了。然後坦然的了不得的樣子就說：

『我們倆許久未見，就如此的和你分手那實在捨不得。你到我的事務所去坐一會吧。』

大澤說：

『喂，你東京有事務所麼？』

高田說：

『噯，我也想要在東京出頭辦一辦啊。故此先暫且租着事務所哪。一到了東京就覺着不願意就那樣的回大阪去了，所

『それがあゝるから不思議さ』高田は得意氣に北叟笑んださうです。それからおちつき切つた様子をしながら、『久しぶりだ。このまま君に別れるのは惜しいね。一寸僕の事務所に寄つて行き給へな。』

『へえ、東京に事務所を持つて……』

『いや、僕も東京で一つ旗上げしたいと思つてね。それで兎に角、事務所が借りてあるんだ。東京に出て來たら、

以……。我不是指着可以使用的那十五萬圓呀；但是想要出版甚麼的哪。」

大澤說：

「聽說出版一時很好了，但是近來不是聽說不強麼？」

高田說：

「你先到我們事務所吧。……你目下做甚麼哪？」

大澤說：

「我現在沒有什末正當的職業呀。」

高田說：

「是麼？若那樣，你若若那樣心思，我

このまま大阪に歸つて行くのが厭になつたものだから。……僕使へるやうになる十五萬圓をアテに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が、出版でもやつて見ようと思つて」

「出版は一時はよかつたさうですが、近頃はよくないさうぢやありませんか」

「まわ、一寸僕の事務所に寄つて行き給へ。……君は今何をしてゐるんです？」

「さや、何と云つて纏まつたことは……」

「さう、それなら、君がその氣なら、

也可以求你帮助帮助我要辦的那件事，但是……不論如何你先到我們事務所吧。」

那大澤，究竟被高田所說的那時光好的話，籠絡住了，就到自己舊朋友的事務所去了；而且失業人的常習，弄得着職業那樣話，就打動陋劣心也幫助着。——那是在丸之內的一個某々大建物裏頭的第三層向南的一個屋子；那看着大概有二十坪△註^{六尺見方}爲一坪。那麼個合格的事務所。裏面連掉子帶椅子都是上等的東西，第一做爲「經理室」另有門隔斷着的那一間小房間裏

僕のやらうと思つてゐる事に手傳つて貰つてもいいんだが……兎に角、僕の仕事所に一寸寄り給へ。」

景氣の好い高田の話に、大澤はつい釣り込まれて、舊友の事務所に行つて見たさうです。それに浪人者の常として、職にありつけさうな話には、直ぐ惹きつけられる、さもしい心も手傳つて——それは丸の内の△△ビルディングの三階の、南向きの二十坪もあらうかと思はれるやうな、相當に立派な事務所だつたさうです。机も椅子も、なかなか上等なもので、殊に「社長室」と別にドアがついて仕切つてある小さな部屋の中には、ソファもテーブルも堂々

氣象堂皇擺列着有氣椅子和棹子。但是大澤後來理會了，若說不可思議的就是那樣相當的事務所裏，也沒有聽差的和辦事員，只有一個五十歲上下相貌討厭的那麼一個人辦着事務。

大澤就在「經理室」對着他舊朋友坐下了。于是乎，正談從前各種的事情的時候，高田忽然想起甚麼來似的從鎖着的抽屜裏，拿出個甚末來，一面笑着把那個東西，擺在大澤的面前了，就說：

「你想這是什麼？」

大澤趕一看是兩張一千圓的公債票。他就答應說：

たるものが竝んでゐたさうです。もつとも、大澤が後で氣がついたさうですが、不思議と云へば、その相當な事務所に、給仕も事務員もゐないで、五十位のさう人相のよくない男が、たつた一人で事務を取つてゐたといふ事です。「社長室」で彼は舊友と向ひ合つて腰かけました。そして色々昔の話などしてゐる中に、高田はふと思ひ出したやうに鍵のかかつた卓子の抽斗から、何かを取り出して、それを笑ひながら、大澤の前に竝べました。

「君はこれをどう思ふね？」

見ると、それは二枚の一千圓の公債でした。

「你說我怎麼想呢？……這不是一千圓的公債票麼？」大澤心裡覺着印刷的那一千圓的錢數兒，很驚訝，可是那驚訝不帶出樣子來回答的。高田又有甚麼意思似的笑着說：

「我也知道是一千圓一張的公債票，但是你看那兩張簡直的是相同的樣子麼啊？」

大澤一手拿一張，仔々細々の比了一比較：

「我看兩張全相回，但是不相同麼？」

高田說：

「どう思ふつて？……これは一千圓の公債ぢやありませんか」内々一千圓と印刷された金額に驚異を覺えながら、併しそんな驚きは顔に出さないやうにして、答へると、高田は更に意味ありげに笑ひながら、

「一千圓の公債は解つてゐるが、併しその二枚が全く同じに見えるかね？」

大澤は一枚づつ手に取つて、仔細に見較べました。

「僕には同じに見えるが、違つてゐるんですか？」

「哈哈々々。那裏是有一張假造的，一張真的，可不是你分不出來麼？」

大澤說：

「我看不出來。」

這末看，高田就拿出眼鏡來說：

「你用這個看々試々吧。這是五十倍的眼鏡，用這個一看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那個，你看一張是那一點一點的是字；但是那一張那一點一點的只是點子而已。」

此時大澤用眼鏡看着比較着很佩服的樣子就說：

「不錯不錯，一張是字，可是一張是不

「はははは。その中の一枚が偽造で、

一枚が真物なんだが、その區別が君には解らないかしら？」

「解りませんな」

すると、高田は眼鏡を出しました。

「これで見せて見給へ。これは五十倍の眼鏡なんだが、これで見るとよく解るから。……それ、一枚の方は細かいポツポツがみな字になつてゐる。ところが一枚の方はそれが唯の點になつてゐる……」

眼鏡で見較べながら、大澤は感心したやうに云ひました。

「なる程、一枚は字になつてゐるが、

「過點子而已。」

高田說：

「那有字的是真的，那有點子不是字的，是假的呦。」

大澤說：

「不錯不錯」他戴着眼鏡目不轉睛的看了一會，然後摘去眼鏡，又竟用眼睛復看着說：

「但是這假的做得真好，若不戴眼鏡看全然沒有分別麼」

高田說：

「做得真好不是。連我也驚訝。想着做

こつちの方は點になつてゐる……」

「その字になつてゐる方が真物で、點になつてゐる方が偽造なんだよ」

「なる程ね」大澤は暫く眼鏡で見つめ、それから眼鏡をはづし、改めて肉眼で見直しながら、

「併しよく出来てゐるものですね。眼鏡を取つてしまふと、全く同じに見えますからな」

「よく出来てゐるだらう。僕も實際驚

得有多麼巧妙。呀」這麼說着高田忽然壓下聲音去說：

『實話說吧，做這個哪呀即是那個人……』

大澤說：

『即是那個人，是買船的人……？』

高田說：

『不錯嘞，是買撥船的那個呀。』

此時高田臉上顯着嚴守秘密的樣子，越發的壓下着聲音說：

『這事你千萬給我機密些。可因為是我才這末無拘無束的說呀。——這個人目下很努力製造這個哪呀。——這末着

いてゐるんだよ。何といふ巧みな事をするものかと思つてね』さう云つて、急に高田は聲をひそめて、『實はこれをやつてゐるんだよ。その男が……』

『その男つて、船を買つた人が……』

『さうさ、ボロ船を買つた奴さ』高田は眼付で『叱ッ！』と云つた意味を現して益々聲をひそめながら、『これは絶対秘密にして置いてくれ給へ。君だから打明けらんだからね。——その男は今どしどしこれを作つてゐるんだよ。——』

已經在市面上出來不少了。——他實在是個不落空的人啊。連我都驚訝呦。……這麼一說，我說的把十五萬圓當三十萬圓還回來的那句話你明白了吧。」

還末着，大澤也被高田用花言巧語說住了他就壓下聲音去了說：

「是麼，你說的那個人真是做大事的人呀！可是不能發覺麼？」

高田說：

「那沒危險呀。——無論如何仗着那個人話，就出了一萬萬圓，那就成功了。若是那樣，政府雖知道了也是默認的

そしてもう大分市場に出てゐるんだ。

——實に抜目のない奴でね。僕も驚いてゐるんだよ。……それだから、十五萬圓を三十萬圓にして返すといふ意味も解つたらう」

「なる程ね、えらい事をする男ですね」と大澤も釣込まれて、聲をひそめました「でも、發覺しないものでせうか？」

「それは大丈夫さ。——何でもその男によると、これが一億圓出てしまへばもうしめたものださうだ。さうなるともう解つても、政府は默認してしまふ

。可無奈一萬萬圓假公債票，出在市面上的風聲，一出來，公債的行市就混亂，對於外國，日本信用的問題上很有關係呀。——所以快々の要叫他達到一萬萬圓；要叫他達到一萬萬圓，就把那個數目的，努力連續着假造了叻。」

大澤說：

「嗚，到了一萬萬圓了，政府還默認麼啊？……有想着做這麼大事的人呀。」

高田說：

「哈哈，真有想着做大事的人不是。」
他這麼說着就得意的樣子笑了。又說：
「我們小氣人的流派，看他所想的事情

さうだ。何しろ一億圓偽造が出てゐるといふ評判が立つと、公債相場が混亂して、外國に對しても、日本の信用問題に係るさうだからね。——それで早く一億圓に達させよう、一億圓に達させようと、それを目當にぐんぐん偽造してゐるわけなんだよ」

「ほう、一億圓になると、政府も默認しますかな。……大きな事を考へてる奴もゐるもんですね。」

「ははは、本當にぞえらい事を考へてゐる奴がゐるものだらう」高田は得意になつて笑ひました。「我々氣の小さな

真是莫明其妙啊。這也算是「一種豪傑哪。」

大澤說：

「實在是豪傑叻。」

高田說：

「可是那先不提，你如今零用的花費，是拮据不拮据？」

大澤說：

「也不算是不拮据，可是……。」

此時大澤用手搔着頭，臉上帶着有不得要領的樣子。那時高田真是像不怎麼樣似的，又從掉子的抽屜裏，拿出和剛才相同的一千圓一張的公債票，五十張來

連中はかういふ男の考へてゐる事は解らないよ。まあ一種の豪傑だなわ」

「實際豪傑ですな」

「時に、君は今小遣に困つてやしない？」

「困つてゐない方でもありませんが……併し」頭を掻きながら、大澤が不得要領な顔をしてゐると、高田はさも何でもなささらに、再び机の抽斗から今のと同じやうな「千圓の公債を五十枚

説：

「你若是零用的錢不湊手，拿這個使用吧。到交易社就可以取出來所以。——

因爲那面兒上寫的是五萬圓，所以大概可以取四萬圓呀。用那個錢，你用多少使多少吧。我想若彌補上你的什麼事呀就可以那末辦。或者在其中把一萬五千圓上下拿到我這兒來，那就方便，可是……。」

「……」

大澤把那五十張假造的公債票，鄭々重々的收起來，來到我們事務所，然後滿

取り出して、

「小遣に困つてゐるなら、これで拵へ給へ。取引所で直ぐ引取つてくれるから——額面が五萬圓だから、まあ四萬圓にはなるね。それで君の要るだけ使ひ給へ。何か仕事の足しにでもなるならするが、いいと思ふね。若しかしたら、その中で一萬五千圓程僕のところを持つて来てくれると都合がいいんだが……」

「……」

丁度その時なんです。大澤がその五十枚の偽造の公債を大切さうに抱へて、

臉喜氣揚々着跟我密語着說：

「小西君，小西君，嘿，運氣也向我們來了呦……。」這是正在那時候的事情了。

我一聽他說的話，就覺着意外的危險了。

大澤說：

「喂喂，在這兒不好說，我們到食堂去一去，喝點兒咖啡甚麼的怎末樣？」

正這樣的時候，又在我們的事務所的那邊的椅子上，特別的工作着聽覺和嗅覺，找着如意的事情的衆位，對於跟平常不一樣的大澤的樣子已經注目了。

「我々の事務所」にやつて来て、そして嬉色を満面に溢らせながら、

「小西君、小西君、おい、俺達にも運が向いて来たせ……。」かう私に囁いたのは！

私は彼の話を少し聞くと、直ぐその飛んでもない危険に気がつきました。

「おい、おい、此處ぢや話せない。一寸食堂まで行つて、珈琲でも飲まうぢやないか」

さういふ間にも、その我々の事務所、の向う此方の椅子に、何かうまい汁はないかと、聽覺と嗅覺とを異常に働かしてゐる連中は、いつにない大澤の嬉しさうな様子に、既に眼をつけてゐま

這末看，他們帶着不關于心的樣子，就要換坐在我傍邊的椅子上。

他們臉上樣子，像是『我們也要求一筆叫我們加入，若是有那樣的好事？』我把『我們事務所』這句話，從以前不加解釋的使用來了。可是我想在此把『我們事務所』這個東西，稍微說一說才有次序。

續

した。そして彼等は何氣ない風をして我々の近くの椅子に腰を据ゑかへようとしてゐるのです。

『我々にも、一口乗して貰ひたいもんだな。そんなうまい話があるなら？』さう云つた顔付をしながら。

『我々の事務所』といふ言葉を、私は前から説明なしに使つて來ましたが、此處でこの『我々の事務所』なるものを、少しばかりお話ししておくのが順序だと思ひます。

— 續く —

新詩

▽別情

什麼是閑花故院，

什麼是落葉荒城；

杯酒長劍，

萬里雄心。

去罷，去罷！

去到那蒼茫的海濱；

只有忘不了妳，

是這倩影的離魂！

知

儂

▽久不見來書

久不見書，使人望人望穿秋水，

我怕妳病了；病得懶對菱鏡。

幾回想問綠衣使，却老是欲言又止；

好容易盼得到來，牠總是掉頭的過去！

每次聽到杜鵑的啼聲，

總疑是妳在哭訴著往事的回憶，

回憶啊！春花開了，

無情地又隨春水的消逝！

▽海濱

徘徊海濱：獨聽晚來的濤聲。

濤聲啊，你多麼撼人的心境！

天色暝了，人都去了；

我獨徘徊佇伶。

我不愿就別了這寂寥的海濱。

海濱啊！

我願你的狂瀾衝地而起！

我願你這萬馬颯颯的濤聲

來淹沒了這地球上的萬惡魔羣！

海隅洄潮的是鯨浪，

天邊飛走的是白雲。

祖國啊！何時才有你的鵬搏前進？

寂寥的島嶼，

澎湃的潮聲；

何處有詩人？

只聽這依人的水鳥低聲啾鳴。

▽失意

我不願聽那深秋的夜雨淅瀝！

我更不愿看這月下
的花影闌珊。

任憑她輕盈淺笑，

任憑她悲離合歡。

歸

萍

人生有甚意味：

只不過是飯糰衣枷。

何苦要枉談愛情啊！

誰在這黃金窟裡曾發見愛情的萌芽！

誰不願 Nice-girl 的情愛繾綣，

誰不憎 Leaned-Woman 的醜態百出？

心豈啊！都為這些子欺騙了一生。

漢詩

△春夜不寢戲和袁中郎漸漸詩

石元政

春水漸々深	高岩漸々卑	百花漸々滿	園月漸々虧
學者漸々稀	文章漸々盛	真風漸々衰	佛儒博稽古
禪誦亟失時	舍己欲隨物	物反與己離	太末不泊篋
雅俗自參差	請息諸緣務	長隨天人師	

▽春雪

同人

山寒春甚淺	飛雪尙縱橫	窗外落花影	檐間殘雨聲
閑僧圍火語	飢鳥逼人鳴	風竹搖無已	紛紛埋不成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三)

早大教授 馬田行啟著

彭一修譯

第二章 日蓮聖人之生涯

一 自誕生至建宗

(1) 二大疑問與遊學 日本佛教代表者之日蓮聖人，於日本佛教史上現出最有特色的時代了，正值可謂日本的佛教之勃興時代鎌倉時代之初期，自國初以來之大不祥事承久亂後之翌年，後堀河院之貞應元年（皇紀一，八八二，西紀一，二二二）二月十六日

，在太平洋之波浪打來洗岸邊的房州半島一漁村小湊，起了其呱呱之聲。十二歲時就着清澄山道善房出家，十六歲得度號蓮長。

當時恰逢法然上人歿後，當親鸞上人之極盛期；山徒之狂暴打毀法然上人的墓碣，朝廷又依一面強詆之請，於是專修念佛宗遂被禁止，但是使稱名念佛宗得呈風靡一世之概了。然而，從蓮長法師的幼少的時候以來，也曾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不過在牠那種所有的徹悟的頭腦裡，而僅在傳統和大勢上，不能承認威權和價值，僅在真理和正義上，承認了威權價值的蓮長法師，這種稱名念佛的大勢，成了喚起一種疑問的種子了，這原是「以釋尊奉仰爲教主的佛教，何故闕却教主釋尊，而反專念他方的阿彌陀佛呢？在釋尊一佛所創的佛教裡，何故又有這些枝葉的宗派多數的分裂呢？畢竟何宗派才傳得教主釋尊的真意而爲正統的宗派呢？」（答妙法尼書）有這樣底疑問了。

在蓮長法師苦慮著欲了解這箇重大的疑問的時候；同時又起了一箇新的疑問。這是關於承久亂之大逆暴戾，和這箇大逆暴戾之由來的原因。（神國王書）但前之疑問是宗教的，超世間的，學問的；後之疑問是國家的，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前者爲佛弟子

的疑問，後者爲國民的疑問。然而在這種世出世間兩方面的疑問，即是，過日蓮聖人的生涯的 Alpha 和 Omega 而且使不過清澄山的一難僧的蓮長，爲日本的日蓮，爲世界的日蓮的動機和中核的。

但年少的蓮長法師，此刻即有了這兩箇大疑問直面地橫梗在胸中的跳動，同時不能不有所迷惑了。這原是兩箇極重大的問題，比較上欲解決此項的能力又是很微小的緣故，於是牠，會對清澄山上的本尊虛空藏菩薩的座前：『請使我爲日本的第一的智者！』的祈禱同時：『欲遍讀傳到日本國來的所有的佛經，並學習菩薩的論說，和人師的解釋；曾聞尙有俱舍宗，成實宗，律宗，法相宗，三論宗，華嚴宗，真言宗，法華天台宗的些多宗派，而且也有禪宗和淨土宗也。此等宗宗的枝葉雖然不詳細的去研究，但是究竟欲成了解緊要之地方的人』(致妙法尼書)故決心欲廣爲研究佛教各宗，照經論的明鏡，解決此項問題。

在這次決心的結果，牠以十六歲的童年，於是勇敢地作遊學鎌倉之首途了。二十一歲登當時所謂佛教大學的比叡山而究其蘊奧，爲更遊歷園城寺，南都，高野，天王寺等

之諸國諸寺，至三十二歲的時候，凡是傳來我國及佛教發達之地方，修學已遍，且傍及神，道，儒，和歌等，如中日諸教諸學也曾鑽殆遍了。

(2) 疑問之解決 於『十五年間，總覽一代聖教之內典外典，盡行讀了』與波木井書）回憶從前最初之疑問，所謂八宗，十宗之門戶，『我宗才得釋尊一代之心傳』，『我已徹悟一切經典，決定佛意了』，這麼底自讚；但這何處都是顛倒本末，悞於大小輕重，而違違佛意而已。（報恩鈔）在佛法有下剋上之行爲，本末顛倒當爲世法所反映，故有承久亂之下剋上，招本末來顛倒：『如佛法愈行顛倒，世間則愈濁亂矣。佛法如體，世間如影，體曲則影斜矣』（法華經難易事）當然不能不有這樣的道理。即『考察一切經論合照十宗，而俱舍宗雖淺近可是一分似當小乘的經典。成實宗則大小兼禡而多謬悞。律宗原本小乘，中帶權大乘，於今已目爲大乘宗矣。（中略）法相從來爲權大乘經中之淺近法門，但次第增長並於權實，結果要打破各宗，譬如日本國之將軍將門，如純友算，以下破上了。三論宗也是一分權大乘的空宗，然能使我等認作實際的大乘。華嚴宗雖係權大乘，然而兼禡餘宗。譬如攝政和關白△譯者註日本古然而他是和法華經爲敵對的宗

門，故說以臣下之身而不順六王之意也。淨土宗雖然也可以說是權大乘之一部分，但爲善導，法然所欺瞞；前有諸經，後有觀經，前有正像之機，後有末法之機；但適於末法者惟有念佛，以機轉經，於是擯去一代聖教，專立念佛一門，譬如心敏而身卑者，身貴而心微弱，却遠賢者也。禪宗可稱爲一代聖教之外別有真實之佛法，譬如弒其親而用其子，殺其君的臣下，劫奪其位也。真言宗者原來是大妄語，深々の隱藏其根源，故淺機的人，不能發見其妄語之根源，被他完全誑惑之後，已經過數年了。天竺且無此項真言宗也。（中略）此等比之法華經考察其勝劣，大日經比法華經尤是七重下劣之經典，其証據在彼經內分明。然而或云法華經是三重之主君，一說是二重之主君，此等爲大僻之見解；譬如劉聰以下劣之身而使愍帝執其轡，趙高一平民而篡奪帝位。又如天竺之一大慢婆羅門而以釋尊爲床坐之，（中略）如斯佛法之邪正紊亂，王法亦才盡及」（本尊問答鈔）陷於這種結果。

然則欲明於佛法之本末，而合乎佛意之宗者何？其以『法華經』爲最勝之天台法華宗矣。但此刻的天台宗自慈覺，智証以來而成了密教化；把法華經和大日經之比較而說大

《法華經》之「理同事勝」，且有說法華經而劣於大日經者；所以，這已不是純正的天台法華宗，而純正的天台法華宗只有天台，傳教二大師。然若更進一步想：天台，傳教二大師者，原是在法時代的人却不是末法的人師，雖然同樣的法華經，在法時代所弘佈之法華經與末法時代之所弘揚的法華經，其所發揮之內容和重要是不能不有差點的，故在現在的末法時代，已不是天台，傳教所能弘揚的法華經，這是不能不相應於末法之時機的法華經，而這是在法華經上，所明示的，不敢說是一人的私見。

這種是『極含辛茹苦的遊學，自十二，十六歲，至三十二歲，二十餘年間，徧遊鎌倉，京，叡山，園城寺，高野，天王寺等，國國，寺寺，所有各處而求學』（致妙法尼書）的結論；而且同時也是遊學研究之動機的二大問題的解決。

二 從建宗至龍口法難

(1) 立教開宗 解決宿年的難問題已達到確乎不拔的結論的遠長法師是，對於這種研究的結果是否予以公表，又不得不費一番躊躇。如果這時一經公表了，一則成爲非難

天下萬民所尊信的諸宗；一則有非議信了誤謬的宗教而失大義的北條氏了，所以，結果爲諸宗之迫害，而遭王難，如流罪，死罪等當難免掉，這是比觀火還明瞭。然而如果有恐怖着這樣的迫害及王難而不公表，達到這種結論的人，是除去連長以外再沒有一人的，所以對於釋尊違背『寧喪身命不匿於教者』的教誡；對於一切衆生受那無慈悲的誹謗，對於父母師匠等而不知報答其四恩而成了一不知恩義的人，那必定要會遇着苦惱吧。畢竟這要應如何的選擇呢？

『在日本國裡能知道這點只有我日蓮一人。若是就僅一句話說出來，那只有父母，兄弟，師匠，國王的王難到來！如若不說，這是無慈悲的思惟，如法華經，涅槃經等若不從這二邊合起來說，不但今生是空過，後世必墮無間阿鼻獄也。若說了，那三障四魔又必然要流起而來可知矣』（開目鈔）『這只有進退惟谷！』（報恩鈔）

於是一時有了這樣底躊躇，但是愛好真理之思念強盛，『智者若不能破我的教義則不用別人的教理』的確信充滿，『忍受苦難並且慈悲最勝的點，是（天台，傳教）也抱懷恐怖心吧』的程度，有熱烈的人類愛，而且有如『僅有微息，只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

唱念而至於死滅」似的這種金剛信念的蓮長法師，於是遂遵守了「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嚴誡，「於進退二途應進而唱念妙法」（開目鈔）如此決心了。此決心即是成爲自三十二歲之建宗以來至六十一歲的入滅，迫害又迫害，受難又受難的折伏逆化之戰鬪生活；此爲織成他的血，火和熱的多難一生的原因。

「於進退二途應進而唱妙法」有斷然決心而穩固了的蓮長法師，於是才返故山省視老師道善房，和法師的老父母。建長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清曉，最初對旭日而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以同日午刻，遂在「清澄寺道善之房，持佛堂之南面，對於淨圓房並大衆方始爲略說」（清澄大衆中）於是在這渾圓球上始初放唱玄題的第一聲。纔布告宣戰了。

展開火線，戰鬥開始；同時蓮長法師即日蓮樂人的迫害史，是由此纔開始展開第一頁了。

迫害史的第一頁，以受道善房之放逐和地頭東條景信的憤怒，和由故山放逐，爲始。在被趕出了清澄山的蓮長法師，「凡通貫一切的事物，名是緊要，故在天台大師五重玄義之始而釋名玄義，我親自起名叫日蓮，方可言爲自解佛乘」（致寂日房書）「明者不過

於日月，淨者不過於蓮華，法華經者即日月和蓮華，是故名爲妙法蓮華經者也。日蓮即如日月和蓮華（致四條金吾妻書）因是自改名爲日蓮，欲得單騎衝敵陣，先行明示其名分之勝概。

(2) 傳道即迫害的生涯 建宗以後的日蓮聖人的生涯，即是傳道的歷史，同時也就是受着迫害的歷史。另一方面說，在末法能弘法華經者必遭種種的災難，所預言之「勸持品」和預示於末法能弘法華經者之模範的「不輕品」之實行體驗的歷史。然而若迫害越強大，傳道越發激烈，傳道越發激烈則所受迫害亦愈猛烈，如此傳道和迫害是相互爲因緣，相互爲經緯，於是才織成聖人之多艱多難的半生生活。

在聖人是五月到了所謂有新興文化的中心同政權中心的鎌倉；晝則在街頭作獅子吼，糞彈佛法之邪正，世法之本末；夜則教化其弟子及薰陶歸伏之信徒。然而在這濁世末法中之世習，應感歎歡迎的聽衆，却多以瓦石和罵詈而爲酬報了。

能忍受此等罵詈和誹謗，同雨一般拋擲瓦石而相奮鬪着經過數年之間，時代改爲康元，正嘉，正元，文應；連年之大風大水，饑饉，疫癘，地震等天變地殃，繼續不斷了。

。有『知法思國』之情熱的聖人，看到這種天災地變，就難禁其愛國愛民之至情，正嘉二年於是入駿州岩本實相寺之藏經閣，以精研天災地變之原因，與其對治法；此等捨棄正法而偏奉邪法，故善神去國，惡鬼當然蔓布於國內：『汝須改信仰之寸心而速歸實乘之一善！』和造『立正安國論』一卷，於文應元年七月十六日，由宿屋入道獻於最明寺入道時賴，在聖人之諫國運動，茲其履行第一步。可是，當時在醉心禪宗的時賴，勿論是總不能來採納一介在野僧日蓮的忠言呀！且於八月二十七日，幕府吏僚，更合數千之暴民，燒毀松葉谷之庵室，在應激賞聖人之大忠至誠的幕府，却於明年弘長元年五月十二日，強制處分聖人流配於豆州。

然而在以教化爲生命的聖者當無環境之良否。雖被處流罪，却不過反與以伊豆半島時時爲擴張教線之機會，且素以在街頭法戰而無寸暇的聖人，此時却得著晝夜無別的來讀誦法華經的境地了。否也，流罪之事，是使爲盡實行『數數見續出』之經文的法華色讀之行者，這是怎樣底一種法悅啊。

『在這流罪的身上却有兩件大事情：一爲大喜悅（中略）是信解法華經以來僅不過六

七年，雖有信解，然而在懈怠的身上，或學文，或爲世間的俗事所障，一日僅念一卷，一品，其餘只是唱玄題而已。去年（弘長元年）從五月十二日至今年正月十六日，二百四十餘日間，晝夜十二時惟有修行法華經。其理由是因爲法華經，當如此的身，所以行住坐臥念法華經。自有生命以來，無有過於此事的欣悅。（中略）第二爲歎息：法華經第四品云：『若有惡人以不善心於現劫中常在佛前毀罵其罪尙輕；若人以一惡言毀訾謗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其罪甚重』等云云。讀斯經文，立起信心，從身汗流，兩眼淚流如雨矣！歎息我一人生於此國，却使多人而一生造業也（四恩鈔）

何況得篤信之人如船守彌三郎夫妻，而以身救聖人之危難。再如由地頭伊東朝高得受隨身共起居之釋尊立像，若不是豆州之流罪則未能收得此種大証果也。

日蓮在五月十二日身遭流罪至津，尙未聞及其名之處下船，甚受苦惱，其時如斯懇切之厚情豈無宿緣也？必是過去的法華經行者，今之末法生爲船守彌三郎，來憐憫日蓮耶？即使男子如斯，而妻女爲之與食，洗足，洗手，一切誠懇供養之事，日蓮不知何故以爲不思議。而且，三十天之煩勞，在內心只信奉法華經，只知供養日蓮爲一切事情

是何因緣耶？那時的地頭，萬民，只有憎惡和嫉刻，尙有過於餓倉，見者曠目，聞者疚心；而且在五月的時候，不拘乏於鹽米，秘密地而哺日蓮，此是日蓮的父母，而在豆州的伊東川奈之地方轉生了耶？法華經第四云：「及清信士女，供養於法師」云云此經文是若修行法華經者，諸天善神等，或成男或成女，種種的變形來供養之的意味。如彌三郎夫妻，生爲士女，來供養日蓮事無疑也（船守鈔）

流罪滿一年零十箇月，於弘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赦免。明年文永元年十月，歸到久別離十二年的故鄉，癒其年老的慈母悲憂的病惱。慰問老師道善房以報其慈恩，才一時欣喜得報其現師二恩。然而在十一月十一日，受有預懷法怨之東條景信一黨及多數念佛者之要擊，於『房州東條松原之大路，申西之時，遭數百人念佛之埋伏，日蓮唯一人行不過十人，可用者僅是三四人而已。射矢如雨，大刀如電，弟子一人，（鏡忍房）當場而被殺，二人負重傷，自身而被斫被打，危急存亡，可是如何？被打者於今尙有生存者』（致南條七郎書）『頭額負傷，左手打折』（聖人值難事）如斯，雖未損及身命，然亦算遭過大法難了。

然而，在『末法弘揚法華經者是豫有受難之覺悟也』，以『勸持品』和『不輕品』爲體

驗實行作已任的聖人，而對於這種受難方立証其法華經爲不虛妄。於是更質之於前揭文其次「法華經之信心其更優深也。」（中略）日本國裡之信學法華經者更多，既如觀戲婦人及流寓盜賊等者雖多；但如信受法華經而故造業罪者實無一人。何況在日本國裡之佛教徒，還盡未合乎此經文，惟有日蓮讀誦：「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然則，此是日本國第一之法華經行者也。」（致南條七郎書）而作結論。

但在每遭迫害時，「使經文符合我身，即被放逐，更增歡喜」（開目鈔）「接連着想到現在的大難是眼淚！想到未來的成佛又只有歡悅的眼淚而無限，」（實相鈔）如此體驗法華經的行者的法悅是愈發增大，隨着重重的大難，「若無日蓮，此一偈未來記成爲妄語，（中略）是以日蓮法華經若不有回回而被流罪，數數二字亦難以成立」（開目鈔）此有弘通法華經使命之強自覺，故任其罵詈而對於其誹謗者只有同情，且增高慈悲之願念，任他縱加迫害；其對於迫害者亦只深加感謝意的聖人；其信念比堅逾於金石，其愛人類之熱情比之慈母之愛還更優越，其氣宇之宏大，實可謂與宇宙同等。然而其迫害已達於

Climax 之頂點；但同時其法悅和自覺亦達於 Climax 實纔演成龍口之法難。——續——

兒童
文藝

火中之家

霞靜子作

老年的時候，在印度國住着一個很大的財主。他才是個豪富哪，他宅第的面積方圓有幾十里地，在那宅地裏又有山又有河，又有水田又有旱地，宅中什麼都沒有不備了。大米麥子一年中可以收穫三回；至於青菜果子，若是不賣就全腐壞了那麼收穫多，所以每年每年有很多很多的收入，財產只是有增無減了。

因為這麼富足，宅第的四面，圍上像萬里長城那樣又高又厚，嚴緊的牆；而且說是出入的門一多那很危險，所以僅用了一個門，他叫兵隊看那個門，故此甚末樣的賊盜，只是此處不能着手行竊的。

這個財主，他與十個兒子及將近五百名的家臣一同，住在這個如同城池似的住宅裏，他好像一位皇上似的那麼過活。這

末着，這個財主常告訴自己兒子們說：

「雖是有什麼樣的事情，萬不可出到外面去呀。外面有很多歹人，很多可怕的猛獸，一看見你們影子就飛過來吃你們呦。」

他這些兒子們聽此話也回答說：

「父親你萬安我們只在家裏，也就騎得着馬，也打得着鳥雀蝴蝶，也能在河裏釣魚麼，所以有什麼樣的事情，我們是不能上外面去的。」

事情全然是如此的，只在這宅第裏，甚麼樣的遊戲都是隨々便々の。

話雖是如此，世界上這個去處，是保

不定甚麼時候，不起何等樣的事情。有一天在這個極樂似的長者家裏，起了一件意外的大事。

那是有一個厨子，正在廚房裏煮東西哪，不知是怎末了把火弄掉下來，忙忙的要撿起來的時候，正是此時被風一煽，眼看就着了火了。

正是各人吵嚷着：

「起了火了！」，「起了火了！」的這個工夫，那火已經撲滿了那兒了。

那長者用大聲指揮着家臣們說：

「你們這些糊塗東西，僅那麼亂嚷々不快々救火呀！」

家臣們聽這話，大家從四處打了水來，很盡力的救火了。可無奈是因為風颯的衝和工程大，還有是因為連着亢旱，無論什麼都乾燥，所以那火是不用說滅，而且越發的竟着的漫延了。既然這末樣，那些家臣們，拿着自己的身體比給主人做事很致重了。所以各各兒把自己的東西槓出來，都爭先恐後的逃出門外去了。

可是此處有件很糟的事，這長者家的門僅有一個。去年報上登過朝鮮鎮海那邊，有很多的小學々生們燒死，也是因為封鎖門戶的緣故。可是因為這位長者，為擋賊只開了一個門，所以這回失火那差不多

的五百名男女，還要一個人一個人的拿着大的呀小的的包兒，像潮水湧着似的擁上來，所以出也出不出，退也退不回來了。大家就有喊起悲慘的聲音，哭泣着嚷說：

『救命我啊！』

『噯叻！擠壞了我！』

也有這麼嚷着哭起來的。這樣簡直的好像熱鍋裏的螞蟻似的嘈雜起來了。工夫不久，有一個人兩個人得逃大難，好容易逃出門外來了。那長者起初也一心無二的救火來着，可是熱的要燒死的樣子，所以和大衆一同才逃出門外來了。但是忽然大聲

的喊叫：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

因為他喊叫的聲音很大，些多的家臣們全跑過來問說：

『老爺怎末了！？』

他說：

『不是怎末了，我想不到的把那要緊的東西擱在火場裏頭了。』

家臣們問：

『你說的那緊要的東西，到底是甚麼呀？』

長者說：

『小孩子小孩子，我那十個小孩子呦！』

家臣們說：

『呦！』

對於此事家臣們也大吃一驚了。

長者說：

『那小孩子是我財寶之中，第一貴重的寶貝。喂，你們大家裏誰能跳入火場中，把那十個小孩子們就是一個小孩子也好給我救出來呀？若給我救出來，酬勞一層不論甚麼，要什麼給甚麼，可是……』

那長者這樣說了，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說我去吧。

長者說：

「沒人敢去麼？若是有人去，我把那黃金堆滿的庫，一整庫的財寶全給他。」

長者一看沒人答應，就又加一倍的高聲喊叫說：

「那麼給兩庫吧……還不如意麼？那末給三庫吧。」

剛說完這句話，有一個青年人趕上前來，問着長者說：

「老爺，你準給三庫麼？」

長者說：

「你放心吧，沒錯兒，你一個人也好把我十孩子，給我救出來吧。」

那青年人答應一聲說：

「是」

他就把帶着精濕的綠葉子的枝子，往頭上一蒙，闖過咿咿搭搭掉落火星之中，向着儘裏頭的客廳跑進去了。可是這末看，空手身上各處受了火傷，就那末跑出來了，

那長者看見他懊喪的說：

「嘿，我的小孩子們怎末樣了呀！」

青年人帶着可惜的樣子說：

「不好了老爺，我剛才和少爺小姐說：

「您諸位在這兒就要燒死了。請快快的上這兒來吧。」可是他們說：「門外頭有很多歹人呀，或是可怕的猛獸，若一

出去就叫他吃了。」他們怎末也不出來。」

那長者對於此事愕的閉不上口了，就說

「是呀！那沒有法子，那麼我自己迎接他們去吧。」

這末說着就轟轟的站起來了。那青年人攔阻着說：

「老爺說的話很是冒險的事，若是老爺跑到這火場中，那不要說身體連骨頭也燒沒了。少爺小姐們固然是要緊的，可是在老爺的身上，若有個意外的事，那才更了不得了。所以請您不要去。」

長者說：

「把十個小孩子燒死，我一個人能安樂度日麼？小孩子們若燒死，我也止於是一同燒死的。你們不要攔阻我。」

他說了這話就這末闖倒了攔阻的家臣們，往打着漩的黑烟嚙嚙的着起來的火焰之中，跳去了。在半途上有好幾回要倒的樣子，可是好容易跑過去，這才來到小孩子的屋裏，那不知道失火可怕的十個小孩子，正一點不理會高高興興的玩耍哪。可是一看見父親的影兒就說：

「呦，父親啊！」

這麼說着從四面八方全來到父親的跟

前了。

父親說：

「你們是怎末了呀，不快快的跑到大門外邊去就燒死了叻！」

那小孩們說：

「您雖然這末說，可是父親不是常說門外邊有很多的歹人和可怕的猛獸，一出去就叫猛獸吃了麼？所以我們竟在這兒玩不出去。」

這小孩們這末說，他們是一動也不動。那長者對於此事也爲了難了。可是忽然想起了一個法子來說：

「啊哈哈，那個呀，那個都是謊言呀

。今天我打算給你們羊車呀，鹿車的，現在都在門外邊擺着哪。噢，你們你們和父親賽跑着拿去吧。走在半路中，就是遇上一點兒驚恐的事，你們也不要往後退，一氣的跑到門外邊去叻。得了，一，二，三。」

這末着那長者先一點跑起來了。那小孩子們一同就跑起來了。到底撓搔着火焰平々安々の逃出門外邊來了。這末樣那長者的用計策，完々全々の把十個小孩子救出來了。那個十個小孩子，竟盼望那裝載財寶的各種的車輛就從可驚的火勢兇々之中，撓搔着跑出來了。可是一同到門外邊

一看着起來的大火很害怕的樣子，全戰々
競々的了不得了，就撲住父親說：

『父親呀，可怕啊！可怕啊！』

父親說：

『不要怕，已經沒有可怕的事了。你們
放心吧啊。』

那長者是連自己身上的火傷，也忘了
疼了，就很疼愛那十個小孩子，輪流着摸
撫撫他們的腦袋了。然後說：

『你們聽父親的話，所以父親不白了你
們，給你們那比羊車鹿車還好的大白牛

車吧。』

這末着，那長者十個小孩子，每人給
了一輛白牛車。

那小孩子們，各各欣喜雀躍喜々歡々
的遊玩了。

那火不大的工夫，也滅了。燒去了的
還不到那長者財產的一百分之一那個樣子
。

這話是法華經譬喻品裏的話，你們趕
長大了，就自然明白這話裏，有深奧的意
思了。

(完)

郵筒

一修兄：

頃得來書，恰慰我心中的盼念。書中所討論的問題，確有趣味，而且也最爲重要急須要解決的問題。可惜我的學校試驗期已逼近了，限有餘暇，只好暫爲擱下，且待春假稍暇，慢慢地詳爲論究吧？

宗教的起源幾隨有人類以來相並產生的。此等原爲人類自己的要求，以達精神永久的愉快與自由；非比束縛人類之法律：爲那些有強暴威權的帝王，英雄，野心家之所製造，以纏縛人們的真知識真自由的。

在西方的羅馬回耶諸教，他們假神權立教王以驅役人民來奴隸於他們的神聖教王的威勢之下，其謠暴毒辣，當較諸法律猶甚吧？此等雖名宗教，却已完全失去了宗教的真面目了。也是和印度的婆羅門是同一軌轍的啊。因此才有個大慈大悲聰明無上的釋迦牟尼聖人出世，奮起大勇猛心作獅子吼，將此等極惡辣的思想，根本剷除，而指示人類的真生命，真自由，真平等；無男女性的分別，闢人我爭鬥之安樂地；不過當時的外道在學說上的勢力雜亂蓬勃；佛陀一面爲對付諸外道的學說，使

其撥亂反正，一方面爲適合人心之要求，與期待；故其教理之說真假，說權說實，說有說無；最後又恐學者泥途一見，才將勳來權假從而否定，俾圓滿中道菩提妙覺，方成華嚴法界，一如平等之無礙佛教。

今之，歐風美雨，惟唱唯物史觀，所謂馬克斯主義，列寧等等之學說；他們以爲今之世界已爲那些帝權神權強奪去人類之自由，能力與思想等等，而欲劃去階級，平均物產，放縱人之天賦能力，而任其自由競爭；強者存，而弱者亡；但細釋此項主張，也終不免自相矛盾。在吾人任崇拜何種主張，故不得不否定異己的主張，以期自己的主張得以實現了。今之吾國之

僧侶，大抵仍沿襲舊制餘毒，自以爲處高尙尊榮之境地，不肯爲社會去犧牲，又不能報其教祖設教之本意，於是在宗教原爲人謀幸福之真旨全失；而吾國到處之崇樓高閣，長袖寬袍之佛徒，但圖了生脫死爲大事；人生衣食住，終身則仰給於他人，又不能體佛陀之遺教向社會宣傳令其了解。有此消極之大原因，宜乎爲今之社會所排斥。亦何足怪。

來書指教吾人之幸福的真生命，當努力圖謀發展，要如何底才適合生存於社會？此項實爲難決答解之問題了。以我之鄙陋見解：當犧牲自己的幸福和生命，而爲社會人謀幸福，則自己的幸福之花亦同

時可得結果。吾兄天稟超邁，聰穎過人，我衷心所欽佩！茲祝爲使命努力！爲社會人類謀幸福！在弟但如有毫末力量，敢不悉委命以聽。星期日午前去芝公園聽渡邊博士講演，午后二時定歸，如稍晚，望兄

編輯室談話

爲著研究所學日無剪爪時間的忙碌；何況又加上一箇所謂雜誌的編輯的名目；忙碌的樣子，也够瞧了。

好容易馬馬虎虎的才把創刊號交出來和讀者諸位先生，女士……們見面了：雖是可賀；但內容的不完全和活字的錯悞脫漏，處處不免；一面原於編者欠於經驗，

在敝廝略候爲盼！以上關於宗教問題，不過略裁數行艸履，不暇繕正，乞諒之！敬覆，並問

日社！ 弟一葉上 二月二十四日。

又無暇過細底校檢，多所抱歉，總得要祈請位讀者的先生，和女士……們原諒的！二三期後，決定會漸漸的改良以至於完善惟請讀者拭目以待吧！

至於本誌既定名爲『東亞之光』，也是有點子意義的。這箇意義的簡單的說，也就是此刻光華於東亞，展至於全亞的青天

白日的光明和經過幾千餘年的文藝思潮及東亞唯一的宗教思想；的確是有爛天爛地的光明價值呢。那末，我們既住在這三種光明的裡面的旗幟下；如果要談談文藝，不，或單行研究文藝，有時候雖覺得高興；但有時候却又枯燥沈悶，覺得太過於現實了吧？然則，如果又去研究哲學和看看宗教學的或宗教的書和經典，理論雖入神妙；但有時候又覺得空盪盪的，沒處捉摸，終究不免又有點子寂寞的感想吧？因此我們就打算拿一般的文藝和一般的宗教學來調合一下研究一下子看；這也就是本誌的主張和使命；——也可說是目的。

本誌原是研究發表一般文藝和宗教以

廣交換知識，連絡感情為宗旨的，目下故所有論著學說，多是連續登載；而且，在我們的文藝的創作的羽毛未豐盛，和批評一般宗教的實力未深詣——也可說是一般人的——以前；有如周作人先生所說的話，還是小作些多翻譯些好；這也就是本誌上現在將來的活動的原素了。尤其是我們對日本來研究是不遺餘力的。因為日本人向來所究我們的太過了火了呀！這點主張務必得要求讀本誌的各位男女同志的先生們，賜以瞭解和大力維持的！得了，得了。閑言小提，留些時間，寶貴的時間，來作本誌裡老誠充實的工作吧！下月再談。

。（一修）

